

# 大上海

# 週刊

週刊

## 第二期要目

讀左研究法

赫曼與賈綠苔

紀先相文忠公

老教授

上海名人故事

南洋遊獵記

人樣子

劍影脂痕

不如歸去

影城一週

劇場漫步

女作家羣像

百年來的上海

唐文治

郭沫若

李伯琦

楊赫文

呂伯攸

陳佐溥

馮軼

顧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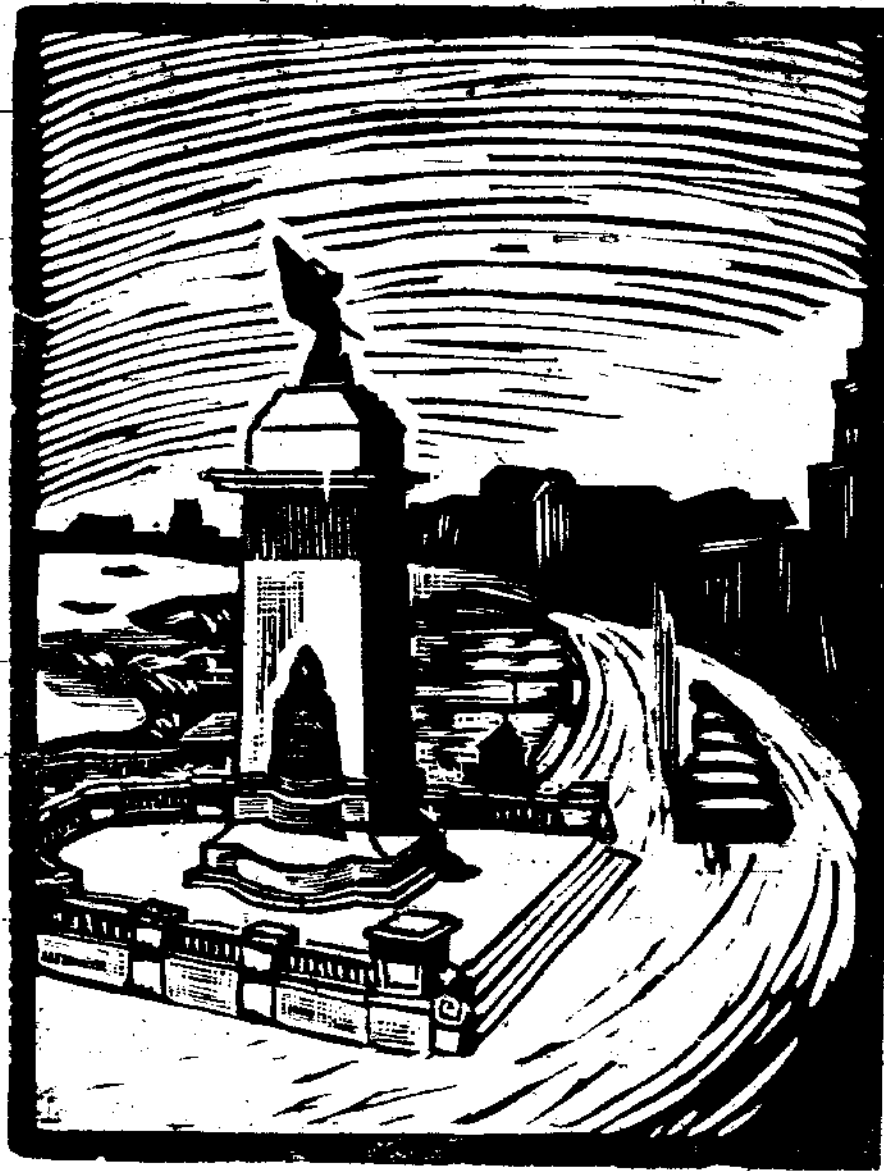
包天笑

周小平

秋水

王易菴

丁



(外灘風景線)

大上海週刊社印行

# 本刊基本撰述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白蕉	石江	包天笑	王小逸	文海犁	文載道	予且	丁諦
林微音	周楞伽	周小平	周越然	李伯琦	何凱	呂伯攸	丘石木
馬公愚	唐燕	唐文治	萩水	<small>南腔北調人</small> 陳學稼	柳雨生	胡山源	胡蘭成
張葉舟	陶亢德	高吹萬	陳柱	陳蝶衣	徐野	徐遲	徐遲
楊赫文	園丁	楊蔭深	黃影杲	閔悅	寒星	陸蒂	陸蒂
嚴懋德	鐵因	譚正璧	顧明道	謝啼紅	錢公俠	鄭逸梅	橫雲閣主



# 大上海週刊第二期目次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廿二日出版

封面：(外灘風景綫).....	顧藝辛刻
每週小論(羅邱會談)(轟炸的效果)(收買紗布後)(文學者大會)	木川
(靠山吃山)(節約運動).....	寒星
自來水是鹹的?.....	華子
天文漫談.....	郭沫若譯
大風歌.....	有材
赫曼與寶綠苔.....	李伯琦
望廬閒話.....	唐文治
百年來的上海.....	楊赫文
紀先相文忠公.....	鄒逸梅
國學講座	未名
老教授	辛石
藝苑見聞記(門背後的畫家——吳待秋)	周小平
海上新墨林(捉迷藏之狄平子)	秋小水
梁小鸞將演刺虎(北平通信)	呂伯攸
陳雲裳歸了湯千翰	馬公愚
話劇界的雲季	白蕉
影壇漫步	王易菴
棘門之變(下)	陳佐洱
題葉詩	馮軼
寫蘭詠	顧明道
女作家羣像	包天笑
南洋遊獵記	
人樣子	
劍影脂痕	
不如歸去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每逢星期日出版)

(定價每冊五元)

預付戶優待八折

編輯兼  
發行者

上海江西路福祿大樓四  
大上海週刊社

○六號電話二二一〇九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店

##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價目	地位	篇幅	價目
底封	全頁	欄	文字	全頁
面	九元	欄	文字	五元
封裏	全頁	欄	文字	三元
底裏	全頁	欄	文字	一元
	六元	欄	文字	四分
	七元	欄	文字	二分
	七元	欄	文字	五分
	七元	欄	文字	五分

廣告概用白底黑字，彩印價目面議。  
繪圖製版請自備，代辦照市計算。  
如蒙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羅平又會談了；有人說這是第四次了，又有人說這是第六次了，到底是第幾次，我們大可不必去管。可是會談的究竟是什麼，則我們不妨拿來研究一下。

現在局勢似乎有了新的轉變，如何應付這新的局勢，恐怕是羅平二人必須會商一下的吧。從兩處大戰的情形來看，所謂歐洲第一主義，似乎還是爲英美兩個奉行着；而歐洲局勢現在正到了最緊張的關頭，英美如果不用全力去對付，也許會失去他們心目中最好的機會。至於太平洋上的事情，雖然也另有會議在專門討論着，恐怕還不過是一種「門面戰」罷了。

### 轟炸的效果

英美對於歐洲，正施行着猛烈的轟炸攻勢，這種攻勢的目的，無非想使德義人民忍受不住，而發生叛亂。在義大利，果然有了一次改變了，然而義大利的作戰，却並不受什麼影響。於是英美不能不繼續轟炸，以求對方的屈服。轟炸最後竟能發生理想中的效果嗎？我們確也敢貿然說一聲是否。可是這種理所造成的是或否，實在還是不過種下了「火更」的因而已。

有人說得好，英美是想用量來征服軸心的寶；這一句話，正不知寫出了人類多少的悲劇！

### 收買紗布後

自從收買紗布的命令頒布以後，投機囤積的風氣，的確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然而我們也應該想想，上海那麼多的游資，究竟不是收買可以完全解決的事。你攔住了一個出路，它會擁到另一個出路，你攔住了那個，它就會擁到這個。這樣攔來攔去，對於金融的安定恐怕也會發生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們認爲，最好能替游資闢出真正穩妥的生產的出路，方是一面安定民生，一面復興經濟的辦法。當然，投資者本身的覺悟，乃是一個先決的條件。

### 文學者大會

文學者大會又快舉行了，代表的也已經東渡了。今後我們只須拭目而觀，以待溝通文化，復興文藝的成績表現出來就是了。

不過我們總覺得，上面所說的兩種工作，恐怕還須用更大的力量，方能促其美滿的實現。就我們這邊而論，無論文化，無論文藝，都是少數又少數的文化人在那裏「玩玩」而已，說到它的基礎，實在是非常脆弱的。在脆弱的基本上面，那裏能建築起高樓大廈？

我們還是從普及文化運動來開始吧。

### 靠山吃山

在八月十七日的各報上，有一條令人詫異的消息：原來提倡節約的運動，也有人在假借名義幹着斂錢的勾當了。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是再恰當也沒有的句話。這批不肖之徒，正在由當局密查之中，想來定能水落石出，啓做刁頑。

然而假借名義的人，又何止這一批人物呢？現在在被假借來斂錢的事情，又何止一個節約運動呢？你如果放開眼睛來看看，有多少人發了大財，就是有多少名義被利用了。對於一切假借的行爲，我們希望都有人出來檢舉才好！

### 節約運動

現在應該節約，已經不是說說理由的事了，誰不知道今日應該節約的呢？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實行而已。上海有的是閒人，有的是閒錢，既然有了這大批閒着的人與物，又怎樣節約後來？根本又了閒人與閒錢，不去好好拿然利用，就是一個最大的浪費！

節約不是說說的事，勸人節約是沒有用的。要真正提倡節約，非以政治力量來強制執行不可。正如勸人不要投機囤積是沒有用的，要撲滅投機囤積，就非來一次收買不可！我們等待着有紀律的節約！



科學漫談

# 自來水是鹹的？

木公

記得在好些時以前，上海的市民曾因為自來水中發覺鹽味而大發牢騷。照我們一般所知道，自來水是素來淡而無味的，它怎樣會有鹽味起來的呢？

原來上海自來水公司的吸水口都是在黃浦江的江口；遇到黃浦江減水頗甚時，在滿潮期，混着海水的楊子江水就會向黃浦江倒貫而入。這在一年中是極少發生的事。可是一遇到這類事時，我們所吃的自來水就會帶上鹹味了。

普通上海自來水所含的鹽分是十萬分之一或至多十萬分之十五。但是除了特殊的場合以外，每月極少平均達十萬分之十以上的。照這程度的鹽分，決不會使我們的味覺感到異樣的感覺。

那麼到底達到什麼程度時，我們才會感到鹽味呢？據凱勒氏的實驗，鹽分至十萬分之四十為止不會使人感到任何鹽味。至十萬分之五十時，稍使人感到異樣，至十萬分之一百至二百五十時，鹽味頗甚，可是還不至不堪飲用的地步，但達到十萬分之五百以上時，據說就不能作為飲料水了。

另據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試驗，自來水中的鹽分達十萬分之三百時，就明顯地感到鹹味，不過在十萬分之一百的時候，雖然並沒有像凱勒氏所說那樣使人感到鹹味，但是和蒸餾水比較起來已不免感到小許的鹹味了。因此他們的結論是：自來水含有鹹味至少是在含有十萬分之三百以上之鹹分的時候。

據紀錄所示，上海自來水公司的水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天也發生和今年

同樣的情事，那時候的鹽分含有量最高曾達十萬分之二百二十四以上。水中的鹽分雖說是最討厭不過的東西；如果是細菌或鐵分，我們可以用蒸濾或其他特殊方法設法把它們除去；可是碰到鹽分時，煮沸或過濾的無效不必說了，就是像水中的酸性一般，把它變成不溶解的化合物，等它沈澱份除去也是不可能的。

水中的鹽分通常取鹽化鈉的形態，是一種鹽素化合物，較鈉有着更強的親和力，除非水中存有不可溶性的東西，使它沈澱再除去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存製造精制的化學試驗用之蒸溜水時，為除在水中所溶解的少許鹽分起見，除了再蒸溜以外據說別無他法。自來水公司照在在的設備對鹽分無法可相確是無足為怪的了。

然而繼續，水中的含有這一點鹽分似乎對於我們的身體之健康並無受大的影響。根據露里斯氏在沙漠地的實驗，含有十萬分之二百五十的鹽分之水就是長期飲用對於身體不至發生任何惡劣的影響。又如西非塞內加爾的居民經常地喝着含有十萬分之三百四十左右的水。可見有少許鹹味的自來水，倘使飲用數日至一星期根本是對身體無礙的。

## 老胡歌

伯琦

清代武功之盛，遠邁漢唐，聖祖仁皇帝，親征漠北，戰勝攻取，尤非漢武唐太所能及，康熙中，仁皇親征準噶爾，凱旋，次歸化城，躬自犒勞，揄口辯，有胆氣，且通漢語。因賜之酒，使奏技，胡應麟歌曰。雪花如掌撲征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路駝，嗚呼，黃河以北兮，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兮，奈若何，歌罷，伏地謝，帝大笑，手書馳京，告太子，是歌，固不讓勅勒歌也，太子，即再慶而薨，諡理密親王，名胤初者，時尙未病廢也。

# 百季來的上海



## (二) 開關商埠後的繁榮

### 巨大怪物的出現

風平浪靜的一個晚上，一輪明月，倒影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三三兩兩的水鷀，不斷地飛翔着，一批一批的漁舟，出沒在波濤如銀水天一色的大自然裏，這裏有漁夫漁婦們，他們不辭辛勞，張網捕魚，爲了一天的生活。

忽然在吳淞江口外，發現了巨大的怪物，乘風破浪，目遠而近，一艘艘的舟子，都停止了他們打魚工作，視線集中在那些迎面而來的怪物上，「那是甚麼東西？」一個舟子這樣問。  
「呵呀！不好！洋鬼子打進來了！那不是美吉利的鱉艦巨艦嗎？」一個老漁這樣地驚呼着。

### 鴉片戰爭之因

唉！提起了，當年事，好不悽然！距今一百多年，那時有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屈，除惡務盡潑清名臣，兩廣總督林，他有作有爲，能說能行，爲觀英美不斷地把萬惡無道的鴉片，運入我國，百姓吸上了他，本來很

活潑的人，會變得萎靡不振起來。

這位林大人，正統治着兩廣，他目視這座廣州城市，已被烏煙瘴氣所籠罩，下了絕大決心，下令禁煙，一時雷厲風行，把英美經營的幾十家煙舖，立予封閉，英美抗議，置之不顧，同時嚴禁偷運，嚴禁偷吸。

他這樣地認真幹着，不出一月，充公偷運的煙土，堆積如山，於是下令在城外予以焚燬，這一下可把英美弄得老羞成怒起來，造成百年來恥辱的鴉片戰爭。

英美率艦，炮轟虎門，我軍奮勇抵抗，無瑕可擊，沒法登陸，就避重就輕，移艦東指，連下福州，廈門，定海，上海，鎮江，南京，清廷被迫，城下訂盟，於一八四二年八月，在英艦「CORNWALLIS」上，簽訂了權辱國條約，是爲南京條約。除在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外，更劃香港與英。

### 湖沼交橫荒涼滿目的滬郊

上海是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失陷的。因爲濱海的原故，湖沼是非常之多，一切的一切，和我們現在鄉村風景是初無二致。

那時南京路一帶，稱爲北郊，原是一處可怕的殺人場，荒塚累累，白楊蕭蕭，幾處疏落村莊，住着幾家破落人家，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數十年後的上海，一變而爲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危樓高聳，笙歌鼎沸，說不盡旖旎風光，尤其是當時的殺人場，即今日稱都市中心的南京路呢？

### 不到十里的英租界

說也可笑，清廷當時簽了五口通商條約，什麼具體的辦法，可說是無明文規定，在那時一般官吏的意思，朋友尚有通商之議，這是友好的態度，並無惡意，現在我們是戰敗國，而洋鬼子的胃口並不大，僅僅要了！個荒得沒有人跡的香港去，開了五個碼頭，允許他們自由營業，這種便宜，真是求之不得，又何況是他們自己要求如此，自然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其實這些洋鬼子，詭計多端，他們認定目標，要把這萬惡無道的鴉片毒素，普遍地滲入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裏，使強健的體魄，變得羸弱不堪！使朝氣蓬勃的青年，變得氣沈沈！

他們一方面吸取我們數百千萬金錢，使安樂富裕的國家，變得貧乏窮苦，一出鴉片，一入鴉片，這種出入，非同小可，百餘年來，我們老百姓是也够受的了！

開話少說，言歸正傳：話說當時上海英吉利第一任公使 CAPTAIN BALFOUR 鮑福，他是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聘任的，清廷的官吏，抱定敬鬼神而遠之主義，把洋鬼子的租界，驅出縣城數里之遙，死活不管，好在天朝的人民，不與夷狄之邦百姓接觸，這荒涼滿目的地方，讓你們好好地的去經營吧！

租界地方是相當的荒蕪，面積也小得可憐，東至黃浦灘，南至洋涇浜，西至處治鄉路，北至北蘇州路，天然的一道河流，劃成了天然的界限，十里洋場，真是名副其實了。

後來他們如何把這塊沒有人注意的上海，積年累月，經營之廣，築者灌園築壑，且待夕陽西下，瓜棚納涼時，再行奉告罷。正是一洋場十里，人取我棄，黃金萬兩，俯拾即是。

# 大風歌

華子

海上，起了

劃時代的大風；

不是真要在怒號嗎？

細微的靜物也于是顫動。

霎時間挾來箭般的驟雨。

大風，驟雨，劃時代的前夕  
人，車，都「行不得也」，

我還是出門去！

爾前的天地在動搖。

四圍巨響，一片洪波，

幾乎把我捲入半空，

然而我不怕——

衝風雨我昂然地疾走。

## 天文

### 談漫

- (一) 西面的西面還是仍在西面嗎？
- (二) 北半球的冬至是不是南半球的夏至？
- (三) 一月一日在天文上有什麼意義？
- (四) 一年中能不能有兩個相同的日子？
- (五) 怎樣糾正經度線的方法？

——星 寒——

在我們看來，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應該有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地球上有沒有無東西方向的地方？

#### 西面的西面還是仍在西面嗎？

用我們普通的理智來判斷，似乎東南西北都是很確定的，但是假使把我們判斷的範圍擴大一些，牠的意義，就不免要成「問題」了。

譬如說南京在上海的西面，重慶又在南京的西面，那末重慶就在上海的西面，這當然是對的；但是英國在中國的西面，美國在英國的西面，日本又在美國的西面，那末照理說：日本應該在中國的西面，但事實上却在中國的東面。

這證明地球並不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個圓球的緣故。所以，天文學裏往往不把東西像一般樣看作是直線的方向，而看作是旋轉的方向。

有人以為沒有東西方向是不可能的，我可肯定地同說一個否字但是理論上不然，地球的確是有這種地方的，而且同時有兩個地方，這就是兩極，以

此極來說吧，假使你設身處地站立在北極頂上，那末什麼方向該是東呢？什麼方向該是西呢？

你假使用手指向四週指指，你一定可以想到四週的不論那一個方向，都不能稱他東或西，只好稱他「南」，而向下的方向就應該是「北」了。你可以發現在北極只有兩個方向——南和北，東和西是不存在的；而且北方就是向下的方向，南就是四週的方向，這樣說來，真是近乎奇蹟了，在南極也是這樣，東和西是同樣不存在的。

#### 北半球的冬至是不 是南半球的夏至

當太陽光射在北半球上的時候，北半球上，就晝長夜短，天氣也較熱，我們就叫他為夏季；但是同時太陽却斜射在南半球上，所以南半球就晝短夜長，天氣當較冷，我們似乎應該稱他為冬季才對，而且北半球的夏至，似乎就應該是南半球的冬至；北半球的冬至，似乎就應該是南半球的夏至。

但是事實上却不然，天文上夏至和冬至的定義

電車靜了廠，  
黃包車夫俯着身退避；  
長街的店門，關上了，  
靜悄，  
只挾着飢雨的大風怒號。

動極者靜，靜極者動。  
這是一個哲理，  
我明白了。

許多綠葉樹連根拔倒，  
屋簷木也歪下了半截，  
這是風的威力，  
同時它能使細微的靜物  
——也發出了威力。

海上，劃時代的前夕，  
衝風雨我昂然地疾走。

，却沒有分南北半球啊！他不過說，太陽直射在北  
回歸線時是夏至，太陽直射在南回歸線時是冬至。  
那末北半球的冬至爲什麼要說是南半球的夏至呢。  
所以一個人在北半球過定了冬至以後，在北半球將  
過夏至的時候，到南半球去過一年中的第二個冬  
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世界各地的冬至和夏至都  
是在一個時候過的，這裏是冬至，那末什麼地方都  
是冬至；別處是夏至，那末這裏也是夏至。

我們也沒有看見過天文書上說過：北半球的冬  
天，就是南半球的夏天，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  
球的冬天；不過說冬天是春分和冬至間的時間，夏  
天是秋分和夏至間的時間罷了。所以我們說：北半  
球夏天的時候，南半球也是冬天，不過南半球的夏  
天反較冷，冬天反較暖吧。

根據普通的解釋，總把冬天看作是一年中  
最冷的二三個月，夏天看作是一年中  
最熱的二三個月，但在天文上並不作如以解釋的。

### 一月一日在天文 上有什么意義

當春分是一年中第一個季節。春天是從春分  
開始的，但是天文學家，卻並不把春分當作一年的  
第一天。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冬至，他們也不把冬至  
當做一年的第一天，却忽促地竟把冬至後的第十  
一天當作元旦。現在我們的問題「爲什麼一月一日是  
元旦」，就是要問一月一日在天文上有什么意義。  
說起來很簡單，只有一句話：「元旦，就是一年中  
地球在它公轉的軌道中，離太陽最近的一天。」

### 一年中能不能有 兩個相同的日期

一個日子從那裏開始？有許多人也許想過這  
個問題。假使我們問：「一月一日這個日子從那裏  
開始？」就使總在這個世界上，但在那裏先過完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後一分鐘，而先開始了一月一  
日的日期，天文學家假定每一個日子開始的地點在  
太平洋中，那裏的經度是一百八十度。

這個假定成立了，於是我們假使乘輪船橫渡太  
平洋到英國去，在沒有穿過一百八十度的經度線的  
時候是六月一日；但是一百八十度的經度線的那邊  
，却還是五月三十一日。因爲如此，在我們經過一  
百八十度經度線的時候，我們的日期，也得來一個  
適當的糾正。

### 怎樣糾正經 度線的方法

糾正的方法是這樣  
的：假使你向東走而穿  
過這經度線，那末在你  
過完了這天日子以後，須再過一個相同的日期。譬  
如你在六月一日穿過這經度線東行，那末這天六月  
一日過完以後，你還得要過一個六月一日，然後二  
日，三日繼續下去。如果你的西行而穿過這經度  
，那末在你這天日子過完以後，第二天就應該跳過  
一個日子，譬如你有六月一日穿過這經度線西行，  
那末這天六月一日過完以後，就接着過六月三日，  
六月二日，這個日子就換過去了。

這樣的事情，似乎是很有趣味的，因爲說不定  
有人會接連過二個除夕或新年的。大概到過英國去  
的朋友總知道，據說輪船上的茶房，屆時還會向旅  
客來招呼，一一的關照你呢。



# 棘門之變 (下)

呂伯攸

## 春申君的故事

「關於我懷孕的事，除了你我之外，現在外邊是不會有人知道的。你如果要想脫罪，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趁早運用你的勢力，把我送進宮裏去，且要僥倖能得國王的寵愛，俾能生下。一個男孩子來，那末，楚國未來的太子，當然就是現在我肚子裏的小東西了，換句話說，將來的楚國國王，也就是你——春申君的親兒子，到那時候，全個楚國，都為你所有，你還用得着就心嗎？」

李國的妹妹說得頭頭是道。

春申君雖然默默地不說話，心裏却滿滿地滋生着「同意！同意！」由同意而變成事實，第二天，便把李國的妹妹，搬出相府，另外安排了一宅精舍，給她居住，並且，在朝見楚王的時候，真的把奉獻美女的意思，婉轉地說出來了，於是，李國的妹妹，便帶着這顆黃家的種子，送進了楚王宮裏。

楚王召見這位隨置的少女以後，當然是非常滿意，也當然是十分的寵愛她，從此朝朝暮暮，不知搬演了多少綺夢風光的鏡頭，等到十月滿足，她果然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來，楚王便把這個唯一的老來子，立為太子；李國的妹妹，也被冊立為皇后。李國呢，他靠了這裙帶關係，還會不高升的嗎？不多幾天，他便做了楚國的重臣，一切權柄，幾乎都抓在他一個人的手裏。

可是這層秘密。春申君是知道的，因此，李國很妬忌春申君，只怕他把這秘密泄漏了出去，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無賴漢子，他唯一的辦法，就是預備用武力來解決，在暗地裏，他便養了許多勇士，打算用暗殺的方法，結果了春申君的性命，做到一個死無對證，苦只苦一時沒有機會，無從下手——他這種打算，旁邊有許多明眼人是看得出來的。

在春申君任楚相的第二十五個年頭，考烈王忽然生起病來，而且病勢很重，春申君的門客朱英，得到了這個消息，便對春申君說道：「人世間有意外的幸運，也有意外的禍患，現在，相公卻好處在這變化莫測的環境中，遇到了這個喜怒無常的主子，怎麼可以不預備一個防意外之變的人呢？」

「甚麼叫做意外的幸運？」春申君這樣問朱英。

「相公在楚國執政二十多年，名義上雖然是宰相，其實，大權獨攬，和做國王有甚麼兩樣？現在，楚王病得很厲害，恐怕不久於人世了，要是他真的駕了，當然應該由相幼主輔佐代理國政，好像伊尹和周公一般，直到幼主長大了，然後把政權交還，在這時期，相公依舊在做着楚國之王，這不是意外幸運嗎？」

「那末，甚麼是意外的禍患呢？」春申君繼續又問。

「李國本是相公的仇人，他並不掌握兵權，家裏卻養着許多勇士，也許，只要楚王一死，他便會闖進宮裏去攫取政權，同時，（為滅口計，必得殺死相公，）這不是意外的禍患嗎？」朱英侃侃地談着，不得不使春申君動了心。

「哦，你倒說說看：怎麼預備一個防意外之變的人呢？」

「可以防意外之變的人，相公且想想看，在這許多門客之中，能挑選出幾個來？我在府中，雖然一向沒有立過甚麼功勞，但是，在還危急存亡的時候，我應該要替相公出些力了。——我想，最好預先由相公把我帶進宮裏去，暗暗地埋伏着；等到楚王崩駕，李國一定會第一個趕進宮來的，那時候，我便得先下手為強，代相公把他除滅了。我朱英就是防意外之變的人呀！」朱英自告奮勇地把他計劃一起傾吐了出來。

「哈哈，你請放心，決計不會有這樣的事！李國，他只是個懦夫，我向來待他，又是仁慈至義盡的，他何至於要這樣對待我！」春申君滿不在乎地只是微笑着。

朱英知道春申君不能聽他的話，恐怕禍事連累到自己身上來，連夜便逃出了楚國的都城。

過了十七八天，考烈王死了。

春申君是宰相，他應該進宮去接受遺詔；因此，他跳上了那輛雙馬車，急急地向皇宮裏趕去，當他的車子剛駛進棘門（據史記正義：是壽州的城門，）忽然聽得一陣吆喝，使御者不得不把車子停了下來。

「呸，車子裏是甚麼人？」一個粗喉嚨這樣喊。

「是相爺！」舞者戰戰兢兢地回答。  
「甚麼相爺，下車來！」

傳來一陣兵器互相碰擊的聲音，立刻，從門的兩邊，衝出幾十個頭先埋伏着的糾紛勇士，他們使用那些刀槍劍戟，擋住了春申君的車子。

「還不下車來嗎？」又是一聲命令。

春申君仔細地向車前望去，那個爲首的人，正是以前在他手下當過舍人的李園。這時候，他卻裝做素不相識的樣子，只是指揮那着軍士們，把春申君的車包圍了起來。

春申君所有的宰相威嚴，完全給他們消滅乾淨了，他沒法可想，只得跳下車子來，想和他們理論。

「弟兄們，爲甚麼還不把他拿下？」李園又發出一聲命令。

一陣吆喝聲再起來，早有幾個勇士衝上來，捉住了春申君的臂膊，很便當地把他反剪了起來。

「反了，反了，你們怎麼對我這樣無理？」

春申君的話還沒有說完，不料，當頭就有一枝長槍刺過來，正刺中了他的咽喉，同時，那鮮紅的血，汨汨地從創口裏直噴出來。「呀，呀，呀……」

「亂黨！……」他就這樣倒在地上，不住地掙扎着。可是，再也沒有能力站立起來。  
車上的衛兵們，看着這一幕慘劇的發生，雖然早已跳下來和亂黨們接戰，但是，終因寡不敵衆，一齊敗退。

「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李園神氣活現地毫不留一些故主之情。

棘門以外，立刻閃出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來：這顆頭效勞了二十多年的老宰相，便在這刀光血影中下了場。三二，八，一，於破屋中。

# 望 望 望

新 刊

## 吸 烟

一片節約聲中，吸烟的人，有烟仍吸。前幾天有一個節約會開會，席上清茶是已「節」爲開水，但起碼的大前門還是不能不備。

煙價日漲，烟質日劣，吸烟的人，也同樣日增。吸烟到底有什麼好處。一條一條的明文列出，未免是浪費紙墨，橫豎吸烟的人自然曉得吸烟的好處，不會吸烟的人，不妨拾起馬路上的煙屁股抽抽。

有人說：「吸烟是浪費」。這句「浪費」的話，是應該「節省」的，我以爲。

達官貴人吸的是五百塊錢一聽的三個五香烟，我們不能以爲這是浪費，他們吸的煙，又不是自己用錢買來的。有了一聽一聽自然而來源源不絕的香煙，囤積不致，便是奸商，吸少一些，烟要發霉，讓煙發了霉，是天大的浪費，何況身爲達官貴人，享受多一點也是應該的。

一「吾曹救國是文章」的寫稿朋友。吸的不過是大前門紅錫包這一類香煙，寫的文章能不能救國，是另外的問題，文章值不值錢，自有稿費可查，但多少寫稿朋友文章是轟吸煙「吸」出的，却是事實，我們以爲他們整天手不離煙是浪費嗎？可曉得每天報紙雜誌上發表的「節約」文章，最感動人的詞句，正是他們拚命吸烟的時候。

「吸香煙是「浪費」的，恐怕就是吸阿貓阿狗牌的萬包車夫以及一般勞動者罷。當我們同車夫講價的時候，少給他們一塊錢就不肯拉，但他們買阿貓阿狗牌的香煙，五六塊錢一包却毫無吝色，這就是不合理的。他們吸香煙的時候，能同我們一樣會從鼻孔裏吹出「烟」來，那倒不見得是浪費，可是他們好像只會從嘴裏吹出「氣」來，我們試留心看他們吸烟時候的神情。同樣吸烟有的吹出的是「烟」，有的吹出的是「氣」！」

# 記

## 先相文忠公

李伯琦

李伯琦先生爲清文忠公鴻章第二世孫，積學淵博，不喜與世接，姿姿嚴籍之節，汨如也。振筆爲文，瞬息萬言，然不常示人，各雜誌有數登門而終不獲隻字者。每與僕過黃扉舊事，輒慨然不已。比以「記先相文忠公」見卑，蓋功罪歷劫變而自明，願與今之人共讀之！

編者識

光緒初，先侯相文忠公，銳意與創海軍，雖蒙奏允而部中勸不撥款。翁同龢值樞府，且奏請，十年不得增海軍，蓋當時廷臣，皆不知外情，言戰艦以洪楊內爭爲比。開海軍，需銀數千萬，訝爲創聞，斥爲虛糜國帑。文忠公、雖負車望，且要政，朝廷每多諮詢，然未入軍機，面君時罕，實無權也。知海禁既開，戰術亦異，無海軍，不可以立國又厄於廷議，不能伸已志，故居恆鬱鬱。迨甲午事起，知軍備遠不如人，一意主和，朝野大譁，比之於秦檜。謂經營多年，耗帑千萬，何向不堪一戰。殊不知千萬金，在今日之軍備，實屬甚微，經營雖有年，猶未充備也。及一戰而北不愈爲棄矢之的矣！

德宗人語者之言，震怒萬，封阿必隆刀，將斬文忠，太后雖亦未必洞悉外情，然能知文忠之心無他，且念前勞，備加宥諒。時已歸政，退居頤祖園，某大臣奔告，太后召德宗，語之曰：「若無會李等，汝今日尙能安居寶位耶！縱有罪亦當宥之！」帝始已，奈謔言日進，德宗屢言於太后，必罪文忠。太后曰：「姑召見，面詢之！」當未戰時，文忠進四密疏詳言不能設之故，臚列兩國兵力器械，比擬甚悉。第四疏，言尤痛切云：「朝廷必不能忍小忿，則先遷都。而後戰，作久持計。」而奏稿，則加益「上洋大臣關防」藏之，幕中人皆才異，向來奏稿，無益印事也。反被召，招家大慄然告曰：「我入對，凶多吉少，倘不測，子孫世守田園，勿事，爲官！」即懷四奏稿，趨朝，兩宮色甚厲，太后曰：「汝本主和，敢非汝罪，但當時，汝如詳奏，兵力實不逮，朝廷亦絕不至。」察此，汝惜言當和而不詳所以，非誤國而何？」文忠對曰：「臣固屢詳奏矣，均未發也。」太后色愈厲曰：「奏何在？我何不知？」顧德宗曰：「汝見此奏否？」帝云：「亦未見！」太后曰：「汝事後設詞推委耶？」文忠曰：「巨奏稿猶存也！」即探懷以進，紙尾赫然，北洋大臣朱文瀾防也。蓋時文忠已奉旨，開在總督大臣，一切差職，入關辦事，退居北京賢良寺，奏稿關防，無由事後作偽也。太后閱畢，大怒，擲與德宗曰：「汝閱」，且曰：「此等要摺，何人竟敢，述不上速速澈查！」旋霽也，諭文忠曰：「汝亦辛勞甚矣，可退休！」乃叩首，謝恩出，後聞四摺，於軍機處天棚上覓得。據云，翁同龢所匿。但未詳奏覆，如何託詞耳！

彼時予甫十齡，侍先君居里，記家人終日惶恐，或傳文忠已賜帛矣，或傳即將查抄矣，久之始定，知皆訛言，庚子後，北方人士，由嫉公轉而感公，南針人士，亦漸明，昔日詬公之非。而近時，尙有不免，仍持論者，皆鄉曲野人也。數十年前，持論最當，褒貶亦稱平允者，惟梁任公一人耳！

# 老教授

## 楊赫文

每星期六的下午，到××那兒去，車子必在母校的大門前經過，見到那所含有中古世彩色彩的學府，我總是有點漠然，以不對她發生什麼親切之感。

離開母校，已好多年了，我沒有回到她的懷抱裏去過，宗教氣味的過分濃厚，使我感到她永遠是冰冷的，缺乏熱情與朝氣。

但有時候，我很想再去瞻瞻久別了的母校，雖然她沒有什麼可愛之處，以及可紀念的地方，但是有一位老教授，是我始終惦念着的。

這位老教授的影子，永遠活躍在我的記憶中，到今日，雖然日漸模糊了，可是我決不願意忘掉他，我很想能重見他一次，給予我更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見到這位老教授，大約是在十年之前，我還在中學部唸書的

時候，有一天吃了午飯，在學校附近散步，橋上冷清的行人稀少，祇是一個衣服破舊的在石頭上的老人，攙着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大學部的教授休息室去。

我決不會將他認作一位教授，尤其是大學教授，那裏會這般地寒酸，我猜想他一定是不相干的人。可是，以後我時常在學校附近遇到他，但我始終不能知道他和學校有什麼關係，直到高中畢業，準備進大學的時候，才聽得人家說：他是大學裏最熱心最有學問的教授。

但是我仍不十分注意他，我並不希望這一位教授，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那付寒酸相。

後來，我第一次上了他的課之後，我才覺得他果不愧是一位好教授，尤其是在「社會進化史」那課，真有京朝大角的風度，每次初上堂，總是講些震盪的東西，他的聲調也非常緩慢，不甚有勁，半小時後，他要開始解釋較深的理論了，他便放大了喉嚨，講得有聲有色，使每個人都能聽懂。

以此，對他他發生了好感，而且知道他還有更多的好處，如以不離席，不遲到早退，不敷衍，肯接受學生的意見……沒有一做教授能和他相比，上過他的課的同學幾乎無一人不佩服他。

有一天傍晚，我和一位同學在校園中散步，忽然在一顆大樹下遇到了老教授和他的孩子。我們都向他恭敬地行了禮。

那位同學素來是多話的，他便上去和老教授談了起來，他竟問起老教授住在那裏，家中有什麼人？

這一問竟使老教授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們：他是一個失去了家庭的人，除了這個年幼的孩子，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親人了，他是住在學校宿舍中的，照理，學校宿舍除了教職員本人外，是不許別人住的，但老教授再三和校長商量，才允許他和孩子同住在一間小房內……他又告訴我們，他的生活是十分的單調，使他的性情變得格外地孤寂，但他並不覺得苦，所苦的

## 叢談樓海臥

### 鬼月 悲劍

中元這一月，人的口頭都說是鬼月。

這因為中元節，每一個街口都擺着盂蘭盆會的，所謂作醮，長繩牽過了每一條街道，飄舞着鬼衣，鬼服鬼錢，更有裝成許多紙鬼，儼然地站着道旁，鑼鼓聲則通宵達旦，當然許多鬼要從鬼世界暫時到

人世界來一遊，鬼月也者，自有其理由的。

因為人的口頭的傳說可以確定一個名詞的成立，我也就因誤就誤寫上「鬼月」的題目，但不得不考證一下，中元叫鬼月是有的，相反，中元叫慶月，「修行記」云：

「七月中元，乃太慶之月。」

為什麼叫慶月呢？根據兩種說法：

「七月十五，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諸世界道藏經。」

「佛以癸丑七月十五寄生于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五十年四月八日生。」——謝承後漢書

那麼，一個是神話，一個是佛話，太上老君在集福世界，當然是慶。佛在七月十五日生，又當然是可慶。我們知道四月八日是佛生日，而不知道這鬼月的中元，却是佛的託生日子呢？

實際上，在我們的文人圈裏，這一個時候也該是可慶的。我們誰都會讀「赤壁賦」，作赤壁賦的蘇東坡，正是在「七月既望」，遊赤壁的，我們看他的幾句：

他是孩子，還煮飯，洗衣，……都是他日常的工作，使他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只有在閒時向老教授學的。

我們又注意他的兒子，他也和老教授一樣，環境和命運將他支配成爲一個性情孤僻的孩子，他常常閉口說話，有人問他話時，也最羞澀地避開口，而一朵花在手都能消磨他半天的時間。

「我雖誤了他，他也誤了我，沒有他，我早入修道院去了！」老教授痛苦地說。

後來，全班的同學們都知道老教授的境遇了，以此，大家不僅是敬佩他，信仰他，而更同情他的苦衷，很願意去設法安慰他。

可是，沒有一個人能知道老教授過去的事情。雖然有位同學會向老教授大胆地問過，可是他總是含糊地，一點也不肯說出來。

那一年放寒假後，我們都要回家去了，祇有老教授還留在學校裏，過着淒涼的生活，我們更覺得他可憐，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

但在開學時，我們忽然發現他的兒子不在他的身旁了，有人問他，他竟不願說明，後來聽門房胖子說，有一個中年的婦人來將孩子領去的，那婦人說她是孩子的母親，可是老教授却不承認這是他的妻子，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更莫明其妙了，但大家都認爲，老教授失去了孩子，一定要進修道院去了，因爲他幾次三番向我們說過這話。

可是老教授仍不進修道院，然而他對於教書，却格外熱心認真，有一次，帶着熱上課，同學們都勸他休息，他總是不肯聽。下樓梯時差一點失足滑下去，幸而有人拉住了他。

我們對於老教授的行動益覺得古怪了，常穿在身上那幾套舊衣服，連鈕扣都掉了，他也不到修補。兒子走後，沒有人爲他責備，他每天總是躲着誰學較遠的一個弄堂口的小飯館，吃飯。他每月的收入據說比別人要多些，但不知爲什麼要如此節省。

有一次，學校中有一位秘書逝世了，因爲身後遺條，便由教職員及學生捐募一筆資金出來，撫慰他的家族。我們的老教授一人竟捐了五百元。

他的這番舉動，更使大家驚異，但有人頗不以爲然，大有「儂今烟花大笑癡，他年猶儂又是誰」之感。也有人認爲老教授在年青時或中年必有一段傷心史，不然決不會如此作爲。

可是老教授却不認爲這是一件什麼事，他仍熱心地教導學生，直到我們畢業，他還是保持着那樣的精神。

我對於母校，始終有着一層隔膜，她的盛衰，自以踏出了大門後，以不放在心上，祇是這一位老教授，却是我忘不了的，我永遠在惦記着他。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對寵之章。」

這是何等的興緻，雖然「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而使「蘇子愀然」，但蘇子聽了客言之後，把盈虛消息一解答，探尋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于是「客喜而笑」了。中元節何有子鬼！

不過話得說回來，中元是慶月，既有歷史的考證如上，但中元是鬼月，也並不是不對，鬼月，是孟蘭盆會形成的口頭話，仍舊一樣可愛的，難道變了鬼月就不可愛嗎？

這裏引一下孟蘭盆會的來由吧！

孟蘭，孟並非孟蘭，也並非蘭，這是一句典，解作救倒懸的東西。原因是目連救母，飢渴解倒懸之具，關於目連救母的事，也誰都會說，他的老母入地獄了，目連不辭萬難去救之，好像解救倒懸一般，于是產生了孟蘭盆經。中元作醮，念的就是孟蘭盆經，而其意思很好，想救地獄間的苦鬼，解地獄間苦鬼的倒懸的。爲鬼世界造福，同時也積自己的陰德。

那懸掛的。鬼衣服鬼錢的長繩，然而從前初造這風習的時候！正叫做「孟蘭盆」「夢華錄」云：

「中元買冥器，彩衣，以竹斫三脚，如燈窠狀，謂之孟蘭盆，掛搭冥錢衣服，在上焚之。」

長繩代替了孟蘭盆，解倒懸的古意已不再存，現在，這念經焚紙錢也很少有人做了，大概因爲自己已處着倒懸的命運，那兒再有餘力去解鬼的倒懸。

# 林曼與露絲苔

郭沫若譯

(續前)

於是卓體的，有理解的牧師開始發言，他是本鎮的威望，人還年輕，將近壯年。他有生活上的智識，又了解得聽者的需要，聖經上啓示着我們人類的因果和其妙數，他透熟着那種高貴的價值，受學殖淵深。他說道：「自然母親愛給吾人以無害的本能，我是不想多說壞話；因爲凡是悟性與聰明，有脚不能的，却往往要靠着這靈馴的天性。假如好奇心不以執扭的刺戟來誘引吾人，你看我們怎能了解得眼前的森羅萬景，相互關係間的美？因爲人是開始去求新，其次才以不倦的勤勉去求有益的事情；最後是永德行，那使他高貴而受人尊敬。人在年輕的時候總不免是輕率之快侶，那使他不避危險，無論是遇着什麼難題，只要一通過了，便立地無痕無跡地平癒。目前雖完極狂，但到當年齡便要收斂，不問在順境逆境都能一樣也熱心阻勉，那的確是可以嘉獎。他是勸善而懲惡焉！」牧師剛一住口，那不能忍耐的主婦便妮妮讀教：

「請告訴我們吧，把你們所見的；我是很想知道。」藥店老板沉痛地說起話來，他說：「真是傷心，我所見到的沒一樣不刺痛我這一雙眼睛。那樣千頭萬緒的災難誰個能夠說得洋盡！在我們還沒走下牧場，便老遠看見了灰塵；逃難者的行列從西山翻過東山滾滾而進，看不出他的頭和尾，更分別不出有多少人。但是在我們走到了那橫過澗谷上的路時，步行的人和車子愈見是擁擠得不成名器，可憐就是那樣我們也把那些難民看得周到，看得出各個人的情形，那逃荒是怎樣的苦惱，有的又在歡喜，因爲打救了自己的性命一條。看來真是有些離乎爲情，是那般好好主人，平時是有條有理，把全家的用具放得規整，以備隨時都可以到手，免得用時呼應不靈，但這時那堆積在大車小輩，倉倉惶惶逃命。衣櫃上放着綉飾和毛毯，面盆中放着被條，照得穿衣服的玻璃鏡上有麻布片子霞罩。啊！那情形就有點像二十年前的那次火燒，在那時，災難把我們一切的思慮完全顛倒，不值錢的東西搬了出來，值錢的反被丟掉。這回又是那個模樣，大家都把些境的東道耐費辛苦地運着，徒使牛馬們吃力不討好；運着些舊了的木板和木桶，烏籠子和鴨罩。婦人和孩子也同樣奔波，提着些大捲小包，

在些籃子和小桶中塞着全波中用的物料；人於最後的所有物儘不肯放手，真是無聊。在那紅塵萬丈的路上大家都擁擠在一道，簡直是絲毫的秩序也沒有，亂得不能開交。有的力腳想慢慢地走，有的却忙往前跑。婦人和孩子有些被人擠得在放聲號啕，牛也在叫，馬也在叫；那其間狗兒也在叫，老蒼知病人呻吟不絕，在車頂面着被條，他們在那滿載的車頭上坐着東偏西倒。但有時被擠出了路，那憂鳴着的車輛鑽走到堤防的邊上，車子便倒入陷阱，車上人發出一聲驚叫，倒栽葱落下地，然而就只那樣便罷了，事都要算是萬幸。隨着是箱籠倒栽下去，落在車子的近旁。真的，誰個真見了那箱籠落下的，都全想那是落下去的人會被箱籠壓破了腦髓。就那樣車子是過子，人則是弄得可憐；因為其它的人都走過了，忙着竄向前方，各人只顧得自己，顧不到別人的身上。我們便趕快跑去，真爲了那些病人和老丈，他們居家時久病着睡在床上都覺得難當，現在是睡在地牢，又受了打撲，呻喚得淒涼，覆蓋的灰塵窒她呼吸，頭上更燃燒着太陽。」那位慷慨的主人聽着了這番話不勝惆悵，他說：「希望絲毫過着他們給以飲食和衣裳。」

我是不高不興去看，看着受難的人使我心痛。好在最福送去接到報告，聽說災情很嚴重，我們已連忙把有餘的東西拿了些去後送；但是有些入聽得到舒復，我們也好安心。但是悽慘的狀況，我們不好再談下文；因爲太悲慘了，使我們的心也實在難忍。我們向後堂裏去吧，那間屋子更加涼爽。太陽照不進，炎風也吹不透那厚實的牆；媽媽會把八十三年陳釀給我們一甌，我們在那兒倒可以消消暑氣，解解煩悶。在這兒噓不出聲來；蒼蠅撲集着「酒杯」。大家都移從後堂去了，涼意爽開了胸懷。主婦殷勤地盪來了澄明高貴的陳酒，酒瓶打磨得潔淨，用放亮的錫盤託就，配着綠色的「壘放」，（註二）是專門飲茶酒的杯。三人便圍着一張油漆放光的茶色圓台，圓台的四脚堅牢。主人和牧師非常爽快，立地對飲了；但那第三者却是向隅起來，於是乎主人便敦促着他；話頭來得慷慨：「你請寬懷些，老板，你看噎酒！在不幸的時候，上帝保佑了我們，而且也將要把我們保佑。因爲誰個不曉得呢，自從往年的火災以來，上帝在那時候贖了我們，嗣後更十分憐愛時常保佑着我們，就是人對於自己的眼睛

那可寶貴的眼物，保愛得比全身都要當心。今後他難道就不保佑我們。不給我們幫助？人要遇着危險，纔能够知道得神力之綽如。這繁華的市鎮是他讓勤勉的市民從灰中，從新再造起來，而接着給之以豐沃的愛寵，他現在難道又要破壞它使一切努力成空？

卓越的神甫接着說，說得爽快而又溫和：「請堅持着這種信念，穩定這種的思索；因爲，在順境時，還使我們的確，而在逆境則給人以無上安慰，使最高的希望產生。」在這兒，主人又以殊勝的聰明的思量，接過口去：「我每次到萊茵河時去營商，一見萊茵河，我總寬對着他擊節稱賞！他在我看來總那麼偉大，使我精神發揚；但我却沒有想到，他那風光明媚的提防，不久便要成爲低擋法蘭西人的一道城牆，他那深廣的河床是一道飛越不過的天塹。你看，既有那番天險，又有護衛的國民勇敢，更有上帝的保佑；有那一個蓋子還要落膽，戰鬥者彼此都已疲倦，萬般都有和平的預兆。我總希望我們所渴待着的昇平突早來才好，在那時在我們的教堂中，鐘聲借風琴餘韻，

喇叭的嘹亮聲伴隨她讀主的聖歌吟莊——神甫先生，而且就在這一天我是尤其希望，我的赫曼小兒在你的祭壇前迎接新娘，就那樣，那幸慶的昇平祭在全國中舉行，而在將來也要成爲我們一家人的私慶。不過我那小兒也不冠冕，在家雖然一勤勤之，但一定到外面去時，他纔是那樣的逡巡。一般年輕人所高興的快樂他很少沾染；是的，他甚至爲到年輕姑娘們便不喜歡，別的青年所高興的跳舞，他也非常冷淡。」

在這樣說時一面又在傾聽，有馬蹄的聲音中遠而近地響來，又聽見了滾翻着的車輪，那車輪十分匆忙地向門道滾來有如雷霆。

(1) Kalliope 希臘神話中司藝術的繆司 (Muses) 九神之一。司敘事詩，希臘原語爲「美聲之女性。」歌德此敘事詩共九篇，各以繆司神之一名篇，古時亞歷山得里亞的學者們會將赫羅多士之著作分爲九篇，各冠以繆司名之一，歌德之。但神名在此僅是數日字之代替，如我國用「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面而已。

(11) Romer 腹部鼓出的大盆，大抵作棕色，飲萊茵產的葡萄酒時常用之。



# 「刺虎」演將鸞小梁

介 一

我們不能否認，北平的舞台是冷寂得可以的，當然，不能和大江之南的上海來相比，所以每逢一位具有真正造化的藝人的歸其來臨，馬上會轟動了全北平城的人。

這次梁小鸞從上海回來了，關於這一點，北平人得自己驕傲的，因為梁小鸞本來是北平人，不過轉到上海，出足了風頭，那我們看着她所載譽歸來，自然更表示無限的歡欣了，呵！「蘇小鸞親」一語，我們覺得「與有榮焉」。

梁小鸞在上海，成績的斐然，必須遠隔關山的人讀書了，聽說上海人除對她的劇目讚賞以外，還對她做人的認真，倍加敬重，這我們同鄉是非常快慰的，尤其這一次迎着她披錦衣而凱旋。

無疑的，梁小姐在上海賣足了力，回到故鄉來，應該格外地賣力，而梁小姐在北平的演出，在分秒不久的上海戲迷是怎樣渴望着她的消息之傳吧！

筆者就來作一回「青島」吧！

梁小姐在平仍和譚富英搭檔的，而演出的地點是「三慶」七夕飾秋蓮一角，穩重大方，自然臺風是十足，幾句四皮，流利中充滿着甜潤，不要說戲迷之輩「十足過癮」，大家看了歸去還似乎一曲清

歌繞着耳邊呢！

從來名伶的成名，一定需要唱做雙絕，而所謂唱，所謂做，還要便于此道外行的觀客，由衷地叫起好來，套一句老話，就是「雅俗共賞」才「名不虛傳」，在這個坤角人材零落的時候，梁小姐稱得上坤伶的祭酒，這並不是我同鄉捧同鄉，因為這消息是傳給上海人看的，想來不會派我錯吧！

附帶報告一個未來的消息，最近她將以「刺虎

◇ 照劇出演慶三平北女鸞小梁 ◇



「刺虎」演出，看了題名，就覺得這一齣對於坤伶是困難戲了，一面固然着重在唱工，但非活潑和敏捷的身段是不大做得好的，而劇情充溢着慷慨悲涼，「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確，這兒的民氣喜歡激烈，也是東方民族的特點，從前梅蘭芳在莫斯科演此劇竟達十天之久呢！

我們預料梁小姐一定成功的，她的文，武，崑亂，一腳踢，都是擅長的，梅蘭芳演刺虎，易弁而釵，梁小姐在釵演釵，真可以一飽每一個北平人的眼福，就此打住，附帶求得一張梁小姐的在平近影送刊「大上海」，南北雖遙，郵傳可達，將來再提筆報告吧！

## 題 梁 詩

馬公愚

(一)

一雨晚來青。薄香佛土馨。  
不知誰抱甕。細注太玄經。

(二)

細雨溼青養。白頭人自歌。  
何曾萬錢食。爭似一東坡。

# 散解·停辦·倒閉——話劇界的季幸

## ◇上藝解散◇

「今晚又是好月亮！」每晚回去的時候，雖然也看月亮，但是沒有多大的感觸，今天却有些兩樣，心緒激越得不得了。從興奮的環境中走出來，更顯得我一個人那頭在街頭孤單與落寞。

我是愛好月亮的，但是今晚我却嫌她有些多餘，亮亮的幹麼呢！

坐老病死，本是常事，何況一個劇團，在歷史的記載上，中本沒有一個成立了幾十年的劇團，三年，五年，便如落花流水，不知所終。

上藝是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解散的，在觀衆的鼓掌中，它閉下了最後一幕，演員興奮，觀衆更興奮，手都紅了，還在鼓掌着五次的謝幕，代表與傳達了觀衆對上藝熱烈的擁護與熱愛。

從楊貴妃起，上藝公演了十二個劇目，奮鬥了十八個月，四百三十九天的演出。這時間不能算長，但是上藝生長於荆棘遍野之地，中間幾度努力，才克底於成，爲上藝解散惋惜者，也正爲去而更使痛悼者，上藝保持了它一貫作風，被人認爲上藝作風的，是堅韌的努力，清高的意表，值得上藝驕傲的。

## ◇中旅停辦◇

也許是話劇界的季幸吧！一連串不幸的消息，環繞着我們上藝解散以後接踵便有，藝光解散的消息，而本來風平浪靜的中旅，也會突如其來的，來

## 劇壇漫步

秋水

### ◇改行

「改行！」石揮不知讓了多少次的改行，不僅是石揮凡是一切不滿於現狀的人，在氣憤的時候，都在嚷着改行，但是天家讓了好半天，似乎沒有下文。

改行上有它先決條件的，第一經商需要資本，第二要有經驗與機會，古人說：「行業樂在其中」，該是一句經驗之談吧！

現在石揮足夠改行揮改行了條件，錢不少，機會也有，而且還有人爲他做個港，石揮在做股票。華股今日是挺有實頭勁的，那麼石揮發財可期。

我也是一直嚷着改行的一個，看見人家改行，便快活得了不得，如同身受一樣。

### ◇包工

以前，更有聽說工廠中，是有包身工的，夏衍先生從日經爲此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包身工」他們生活的淒慘，與被虐待的情況，令人髮指，劇場似乎沒有這類事，因爲中國的戲劇，一直保持着優良的傳統。

降乎今日，這傳統破壞了，假使劇場是商場的話，那末演員却被作爲商品那樣的，被收買，被囤積，甚至被踢皮球。

更好笑的，便是有包身工的出現。

以前的華團，上聯都是，主腦者利用了他的演員，在商場上角邊，他又利用了這些人，獲得的比在台上拚命的，更多的錢。

也許話員並不自觉，因之樂願用周旋，所以如此，爲的是這些劇場工頭們，實行着各個擊破的政

策！

一價停辦的消息。

近將是上海劇場時代的大轉變，舊的都死來了，新的成長着，新的自然將是更淺薄、幼稚。

中國旅行團停辦原因，並不如上藝那樣的簡單，假使上藝是自殺的話，中旅該是一件謀殺案，它明顯地陷了中中當初的覆轍。

中旅幸歸，便由唐湘青負責主持，麗華與中旅之名，麗華當局，便千萬百計準備退出中中，結果總算如願以償。

「金絲雀」一戲，使麗華覺得中旅的可惜，但是一頁金迷「營業遜色，中間又因為墊款問題，而發生糾葛因是紛紛頓起。

無論唐湘青這樣精明，總敵不過戲院老板。而麗華的季前玉，更是精明中之精明。

現在事情急轉直下，中旅所預告的「重見光明」也不再演出，而緊接演因炎暑而未演的「清宮怨」，演罷「清宮怨」即將關門大吉。

### ◆上聯倒閉◆

上聯在金都演出雖然拚命掙扎，但是營業終未見起色，以致虧蝕到五十萬元，因之倒閉，他們是在淒風苦雨中所逝去的。

上聯成立對劇場的功能，現在也不必說了「啼笑因緣」，「滿江紅」的演出，想起死回生，但是

一切條件的不合，使上聯無法永久地生存下去。同時藝光也因場子問題，演至本月底，將告結束，苦幹僥倖再打起他苦幹的旗幟！

舊有的劇團，現在已一無所剩，劇場上急劇的大變動，實以此為甚。

是話劇界的舊季，春風吹，野草長，這一羣大地的孩子，必將重新肩荷起戲劇的犁鋤，為戲劇園地種振荒！

## 影 城 一 週

周 小 平

周璇重返影壇的第一部作品「漁家女」業已全部攝完，「華影」當局非常重視，因為周璇有一二年沒有在銀幕上露臉再度出演，自然是轟動的事，而且她的歌聲，尤為一般人所喜聽，男：角頗也會，導演卜萬蒼，都是錦上添花的人物。

「紅豆生南国」主角白光，上週離滬赴日，臨行表示一二月後，重回上海，再度繼續銀幕生活，同時李香蘭亦將來滬。

關宏達飯量宏大，值此「戶口米」時代，大呼「吃不消」，前日與王引對酌，關宏達連吃豬排飯四客，汽水四甌，麵包二只。

龔秋霞，返鄉省親，逗留一星期，到廠報到，於是「千里哀鴻」動工矣！小明星嚴鳳凰亦張石川導演之「快樂天使」中有精彩鏡頭。

號稱「高橋鬆餅」之王宛中，與一煤球廠老班訂婚，廠中同事都叫她煤球太太，最近她在拍「第二代」。

一度為影星之嚴月間月冷姊妹，開碼頭到華北去，夏佩珍立志戒「嗜好」，這些都是冷落藝人的新動向！

顧蘭君高舉「銀星劇團」旗幟遠征華北，第一個碼頭到青島，演「銀星之歌」，生意不佳，顧蘭君笑口常開，李英袋裏又將「麥克麥克」矣！

李麗華在「秋海棠」中，分解相琦及梅美母女二角，演技生動，突破李麗華已往紀錄，飾梅實時，為藝術犧牲，把烏的頭髮，剪得很短。第一天她的母親張少泉，遇見她說：「阿囡！為啥剪得

朱石麟的「第二代」已開始動工，連日拍攝內幕由劉瓊與河王丹鳳等演出。

## 雜亂的場面

# 陳雲裳歸了湯于翰

(慕容小明)

——三百五十萬元的代價——

「陳雲裳的婚禮到底要熱鬧到怎樣呢？每一個影迷都會這樣想。

終究：在本月十日下午，陳雲裳的婚禮是和七千餘親友和影迷們相見了，但是：牠給人的影像呢：祇是一雜亂和叫囂。

這天：一百度的氣候的炎熱和平日沒有二樣，誰都渾身淌着淌不完的汗水。

法國總會——這個素來就祇有西洋人和高等華人去點綴的所在，那天却給許多中國人佔領了。時間還是在午飯後的不久，來賓却像出了真的黃蜂般的朝這里擁來了，乘汽車的，三輪車的，人力車的，公共汽車的，步行的……形形色色，熱鬧非凡。

法國總會的門口，有許多招待人員貯立着，他們是負着檢查請柬和指示簽名的責職的。

簽名，佩花後，記者便隨着大眾擠在這條給花盆排成的狹窄的甬道上，不必費力地往樓上去了。

樓上：牠的擁擠的情況簡直難以想像，吵鬧的聲音像緊閉了大門打架的戲院，悶人的熱氣像走進了冬天的浴室，大家都是一樣的擠立在禮堂里，誰也別想動。

禮堂共有三間，都是相當廣大的，安置着十多排長長的茶點桌子，但是：座位卻沒有空，因為是早已有人捷足先得了。

談話聲，吵架聲，怨罵聲，悔恨聲……：熾成了一片聽不清楚的叫囂。擁擠，騷擾，推讓……：造成了這個「不可多見」的雜亂的場面。

「喂：幫幫忙，再換婚禮要行不成我！」司儀在話筒里放喉曬喊：「童子軍，門口的巡捕，你們都到禮堂里來，把擠的來賓拉出去！」

可是：誰理他，照樣擠過明白。就在這禮堂的中間，有一張紅木桌子，上面是結婚證書和陳雲裳的二張放大照片，牆上懸着一個巨大的「喜」字。但是：聰明的來賓會包圍成

一個小小的圈，將這紅木桌子封鎖在裏邊。

司儀的「幫幫忙」的好話是含着「結婚進行曲」一齊放送了出來，於是：婚禮開始了。

但是，誰看見陳雲裳呢？又有誰看見湯于翰呢？所看見的祇是前面來的頭，和頭上的由賦。

好久好久：陳雲裳方始在「萬難中突破擁擠，（反正步于也談不到符合結婚進行曲的節拍了）借着湯于翰走到紅木桌子的面前。

這許多鬧得發狂的來賓呢，自然也談不到紳士派了。早已老實不客氣的站上了桌子，端在雪白的台布和精細的瓷盤上，作「據高臨下」的姿勢了。

結婚的節目在一項一項地往下演變，但是誰又會看得見呢？除了那些和這一對新人擠在一起的來賓以外。主婚人致詞，介紹人致詞，證婚人致詞等等，早已由一片叫囂所代替得不

知所云了。

攝影記者不顧性命地站在待役的頭上放着電光。

突然：站在最前排的來賓和職員都叫了！

「台子塌了！」

果然：幾聲不小的「吱啞」，那張放陳雲裳的放大照片的紅木桌子，一下子便塌倒了。自然：站在紅木桌的作「壁上觀」的來賓都跌了下來。

立刻，秩序變成了極度的混亂，主婚人和證婚人搶了那二張證書，陳雲裳拉着湯于翰，趕緊往一邊的休息室逃去——婚禮無法進行。

誰也顧不得誰，人潮像海水一樣的洶湧。

拉紗童子，賓相，職員，早已擠成了一團。證書上的圖章，也祇能往休息室里去補蓋了。

這樣：聰明的司儀不得不胡亂地喊着「禮成」和「奏樂」，於是：隨着亂七八糟的人潮，空氣中開始迷漫着五顏六色的紙屑，儀式便草，不恭的終止了！

當然：這許多擠了四小時，渾身衣服全擠溼了的來賓，早就像遇見了水的石灰一樣，散開了。

禮堂中的空氣又回復到往日的平

靜。地上儘是躺著許多爛了的鮮花，坍塌的檯檯，紅綠的紙屑，和雪白的破碎了的瓷器，由許多侍役在慢慢的收拾着。

至此：這一個用雜亂的場面來點綴的婚禮，便宣告終結了。但是你可別小看了牠，牠還是以三百五十萬元的代價換來的呢。

最後：據這次婚禮的辦事雙方說：「他們的主婚人是湯于翰的哥哥，和陳雲裳的寄父。介紹人是褚外交部長和沈嗣長，證婚人是郭頤，來賓代表是林宣傳部長」。

## 寫蘭詠

白蕉

湘管無羣紙。  
功夫破一晨。  
寫來曾得似。  
試問戴花人。

## 藝苑見聞記

門背後的畫家

## 吳待秋

未名

討論到現代的名畫家，吳待秋先生可以稱「首屈一指」了。自然他有着家傳的淵源，也許後生少年不曉得了，他的父親是從前在江南飲負絕大時譽藝術上，劃下一頁光榮史的吳伯韜。不僅如此，一方面根據子家學，而一方面還得自己用苦功的。我也不知道他多少年紀了，但一看那臨風飄拂的花白鬚，六十多至少是有的。那花白鬚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上面寫着他一生的苦功呢！

他寓居福煦路的四明里，平常總不大出來，我很佩服具有崇高藝術的人，而從真正的藝術觀點出發的人必然有怪僻的心情表現到行為的，吳待秋先生就是很怪僻的一個。

有一次，我去拜訪他，滿室凌亂地都是亂紙堆，他正俯伏着一張長條宣紙前揮毫。

「吳先生爲什麼不開展覽會呢？我看見他很忙，覺得沒有什麼說的，就隨便抓住這話頭。

「連參加展覽我也不會有過一次」。他哈哈笑了：「你知道嗎？我是一個門背後的畫家」。

一個門背後的畫家，這句話太詼人思味了，但接着，我公明瞭過來，他的怪僻心情，只是終日閉門，只是閉門揮毫，真正地盡忠他藝術的本位，什麼交際，什麼宣傳，他一概不懂，他一概不需要，所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吳先生不可以比方桃李嗎？桃李無言，桃李下的人蹤都自然成了擁擠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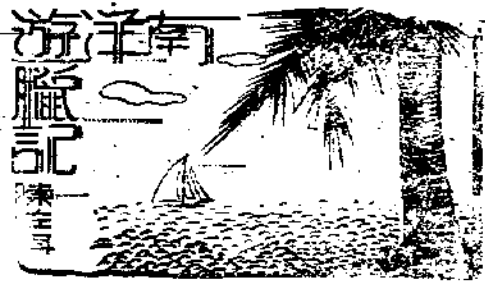
不問「出去和社會應酬」，所以，他自稱「門背後的畫家」，這是他的自謙，然而，也實在的。

真的，他的一生沒有開過展覽會，沒有參加過什麼展覽會。

我看見一家筆扇莊掛着他的山水扇面，定價要一千多元，自是極貴，吳先生在畫家中「首屈一指」，吳先生的畫例也「首屈一指」的貴。但求過於供，求他畫件的人正像桃李之下的成蹊。

據一般的傳說，他的所入，掃數送去儲蓄的，至于「衣食住行」人生四大事，行，在他是不大有的，其餘三大事，都以畫來作代價，現在最重要的「吃」一問題，他絕不恐慌，他的包飯作不要他錢，不過到相當時候，拿一張宣紙來叫他們揮幾下就作代價了。好在米價漲，他的畫件也可跟着漲上去的，決不會像薪水階級的始終跟不上生活指數。

其實，這也說而已，因爲這是偶然而不是確然的，要不，這包飯作豈不也成「風雅人」！



## 二、長夏的南洋

從上海啓程到馬來半島，不過十多天的海程。我將怎樣描寫海洋生活的美麗呢？記得有一個好朋友曾經在信上告訴我航海的经验，她說：「無邊無際的波濤上掛着白帆，海鷗輕身掠過，今天雖然沒有太陽，海水却變成綠色，海鷗飛過，太美了。」但是當我也看到了這茫茫的大海時，我不會寫我的情緒了。只覺得有一點寂寞，我歡喜冷靜又怕孤單，人生的矛盾，實在不僅是理智的問題。

郵船漸漸逼近熱帶時，太陽的猛烈，甲板也發燙火了，幸虧海風很大，我們還不十分悶熱。

船靠近海岸曲折前行，爲熱帶象徵的椰子林，隱約可見，「見獵心喜」的我，不禁之神往，沉入漫遊狩獵的幻想中了。

船泊在港灣裏後，即有人來驗護照，查行李，見到我的獵具，又詳細盤問一番，我忍耐着一切麻煩，好容易一一對付了過去。化了半天功夫，總算被准許踏上了南洋的土地，然而這一塊土地豈不是千萬華僑流血流汗所開拓的嗎？

南洋，一年四季都是赤日炎炎的天氣，沒有半個討厭的冬季。住在這裏的人民，從來想不到大衣，圍巾，甚至連夾衫也不知道的。當上海人正在長縮地伸出凍得紅腫的手指時，他們還是整日揮汗如雨，自然「冰雪連天」的景象，乃是他們想像以外的奇跡了。

要是誰肯放棄堆雪人或溜冰的玩意，來到這裏居住，那麼他可以隨時隨地聽見青葱的樹林，瘦長的椰子樹多幹的老橡樹，和可以榨取飲料的旅本。樹林裏又躲伏着許多爬虫走獸。斑紋的豹，鐵塔似的猩猩，近視的犀牛，貪吃的鱷魚，闊嘴的河馬，和月光下成羣結隊出浴的野象，一天到晚吱吱啾啾的猴子，還有那在大樹上等候俘虜的巨蛇，也有立刻致人死命的響尾蛇和蝎子。

但是歡喜室內遊樂甚於戶外運動的中國人，歡喜燈下取笑甚於日光下尋樂的上海人，早已忘記了「自然之家」，他們曾經嘆賞過「人猿泰山」的撲擊跳躍，抓着樹條蕩過山谷的強健短捷的身手。然而他們的「人猿泰山」，終究只能是室內燈下的幻影。

晚上，我溜出旅館，走向海濱去散步，海面上吹來一陣陣的熱風，把躲在椰樹林下歌女的漫唱，時高時低地傳送過來。回望旅館裏的燈火，閃着疲倦昏黃的睡眼，那廣大無際的南海部分外沈默。脚下沙土悉悉作響，清晰可聞。我徘徊不去，儘情欣賞馬萊之夜的神祕，但是不免也想到故鄉的海濱，動了懷念祖國留戀故人的情思。

……  
啊！長夏的南洋，是一個偉大的植物園，是一個珍奇的動物園，也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 三、馬萊朋友

即使在旅館裏，有冷飲可用，有沖浴可洗，但是在我提筆書寫的時候，總得忍耐昏熱的疲倦。熱帶的居民爲什麼大多怠懶，氣候應該負「教導」之責。

且不去談這些冷熱的天時，我要開始說打獵的故事了。但是也慢

，我必須先介紹一個打獵的伙伴呢。他是馬萊人。馬萊人是南洋主要的土人，也是真正的「地主」，但是南洋的主權，却並不屬於他們。

馬萊人的生活簡單，平日吃些獸肉乾菓，喝些山泉水，一條短布，一所茅屋，就可以過一輩子了。他們的膚色棕褐，眼睫毛很長，牙齒因為多嚼檳榔的緣故，常見粉紅色。他們的服裝也很古怪，男的衣衫無領，腰間圍了一塊布（沙龍），並不穿褲。女的頭上也老是頂着布。辣椒是他們歡喜吃的東西，他們進餐，不用碗，筷，刀，又先把香蕉裹了菜飯，便用手指抓了送進嘴裏，而這一雙「肉筷」，又難得洗淨的。

至於他們的屋子呢，也簡陋得很，却生着脚。牆壁地板都用竹編成，所以起了個別名叫「搭籬」。這種「搭籬」，倒和我國雲貴的苗人的住家相彷彿。

再說馬萊人的性情，很粗暴很貪懶，他們雖然也做上賺錢，但是一得到工錢，便要怠工幾天，喝喝玩玩，直到化完了所有的工錢再去上工，什麼是儲蓄，什麼是勤奮，他們都不懂，因為一切貪懶的動物，都不懂得儲蓄的，連馬萊的蜜蜂，也不懂得儲蓄糧食的。

因為他們的性情粗暴，打架成了家常便飯，有一次我看到兩個馬萊土人爲了一頂絨帽鬧出人命案子來。說也奇怪，他們在烈日之下，也戴着絨帽不脫的，又不是很怕傷風。也許正像阿刺伯人印度人般以裹頭巾爲社會的習俗了。並且，他們能以相當的尊敬來看待這頂絨帽。誰碰落了馬萊人的絨帽，就像老虎頭上拍了蒼蠅，說不定他要跟你打個明白。如果打架時候，他的帽子跌落了呢？他也不怕在拳足交加之下，先忍痛拾起帽子，戴好了再說。我相信馬萊人對於自己的帽子，有着宗教上的迷信。許多民族對於宗教觀念的固執是非常可怕的，

他們重視神話甚於生命。

可是我的這一個馬萊朋友倒很和氣，前天我送了他兩把中國摺扇，今天他高高興興地替我帶來了一大串香蕉，肥大甜美，今日之上海，即使化了數十也不能得到那裏採拾即是的一隻。粗起也，難免有點感嘆。

馬萊人是一個和平的民族，但是懂得「吾平」而沒有維護「和平」的實，還不免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我會在那裏，親眼看到白種人驕橫的態度，昂頭挺胸不可一世的氣概，又痛心又可恨。

且說！這位馬萊朋友知道我是一個中國的遊獵者後，他非常高興，他答應幫我忙，爲我整裝，雇伙伴，而他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射擊手。

「請問先生，一開始就預備捉老虎嗎？」他問我。

我點點頭，想自己真是初出犢牛不畏虎了。

「那麼，先生一定是個獵虎的名手了，不知過去曾經打了多少老虎？」

「我嗎？——我只是，咳，只是想試試而已」。

看到我的窘狀，他忽然正色道：

「這不是兒戲呢。老虎不懂得交情的」。

「我們又不是赤手空拳，怕什麼？中國人是不怕老虎的，中國人從小就學會打老虎的。比不得你們馬萊人，把老虎當作神怪般敬懼着。你看我這一管百發百中的獵槍。」我一邊裝腔作勢地吹起牛來，一邊把擦得烏亮的獵槍送給他看。馬萊朋友感到一點驚惶，漸漸地把嘴大了，瞪着眼慢吞吞地說：

「唉，我早說你是一個獵虎的能手呀！」

## 讀左研究法 (續完)

唐文治

左氏善於禮，鄭君六藝論嘗言之，此不獨盛稱賢士大夫之見聞故實，益以見孔門禮教所在。昭七年傳歷敘孔子世家，乃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正考父，三命茲益共恭讓，爲禮之大本，世習禮教，淵源有自矣。詩商頌那毛詩言，微子至微公，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詩禮之教，同出一原，是以鍾離庭而孔子詔之，左氏兼敘孟僖子屬南宮敬叔與懿子師事仲尼事禮，與論語懿子問孝章生事葬祭，以禮相通，而黑襄十年傳載奏丕茲事仲尼，遙爲結合，師法所在，卽家法所在也。

孔門文孔並重僑陽之役，鄆人紇扶縣門以出門者。夾谷之會，孔子言士兵之以却衆人，餘如門弟子子路爲季氏宰，隨三都結纒死衛孔埋之難，濟之役，樊遲踰溝，冉有用矛耶之會，子貢束錦而紆衛出之困，蒙之盟，子羔犇牛耳而授武什之謀，此其文武兼資，折衝禦侮，左氏實歷言之，聖學統緒，範圍豈不大哉。

列強趨勢，不外爭盟交兵二端，爭盟者，交兵之導線也。而王霸實操其樞，致王霸之說，始於孟荀，孟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屬之，荀以桓文與楚莊吳闔廬，並勾踐屬之，蓋各就戰國一時之構幕而立論下。(說本黃氏日鈔。)實則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局之變，其間百數十年，皆爲晉楚爭霸之歷史，蓋天下之勢在晉，列之雄夫楚。故左氏採取晉楚文最多，而孟子亦以晉乘楚構樞與魯春秋並列。韓文公謂左氏浮誇，蓋左傳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也。考隱桓莊公時之文，精神煥發，至齊桓文而後，成衰以降，則文多散漫平衍處矣。又先儒謂左傳多剽竊所竄入者，先師王文貞公讀左質疑，辨之甚詳，讀者應加參攷，大致傳中所載君子云云，都係劉歆所增，既無意義，且引詩亦多不倫，不可爲其淆惑也。

左氏述因果事最詳，如魯桓公弑穆公，卽爲齊彭生所殺。崔子弑其君，既爲慶氏所殺而慶氏亦旋滅。楚霸王弑其君，卽爲平王所弑，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闕于舊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可爲萬世之鑒戒矣！惟左氏於淫佚事，往往加以點綴，所謂骨之則汚口，膏之則汚簡牘也，宜刪汰之。

余所選八類文，有宜與外傳並讀者，有宜與公羊傳穀梁傳並讀者，蓋每篇文字，一經比較，卽可悟出法門，文思因之大進。故余嘗謂九經高文，尙書詩經而外，以左氏爲最，由詩書下及於左傳，國語公穀下及於國策史記，則文章源流，皆可考而認矣。至於此外左傳中精義，余已竄入讀經提綱中，故不復贅。





## (二) 爭婚

海上世家郝氏，有一子，肄業交通大學。每出一攜一摺扇，自春寒以至秋末，莫不如是，以是人稱扇扇先生。上一扇字，爲勸詞，下一扇字，爲名字，言常掛扇之先生也。然郝氏子實名履和，無字，無小字。人問其何以長時期攜一扇與俱，履和曰：「並無深意，我聞諸人言，公子王孫把扇搖，我雖不王孫，亦爲公子，欲爲公子，搖扇恰如其分，是以樂爲之而不倦也。」履和此舉，人有嗤之爲十二點者。然履和故美丰姿，自髫齡即然。彼幼時，城中有舉行嬰孩健康比賽者，履和名列第一。其後入學校，每考試，亦輒冠其儕輩。年十六，在某中學讀書，某中學故男女同學，一日自校歸家，偶回首，則見有無數女子尾其後，審視之，固皆女同學也。歸而記之日記，以爲與古之潘岳之擲果盈車，可復光耀美。

其父故好先生，某年，與鄰家涉訟公庭訟三年而獲結，敗訴，家亦中落。親友之與其父善者，

語之曰：「汝子可以與人論婚矣。」其父曰：「然。然吾子謂婚姻當自主，父母爲子擇配偶，有不愜意，勿爲終身之遺憾。我故任其自主。」郝氏有一遠戚，昔嘗宦遊北方，是歲，倦遊而返，返則造郝氏門。郝父知其囊橐充盈，則頌之曰：「官之不可不爲也如是。」戚以爲加以譏諷，不語者良久。既而興辭，適履和歸，其父指以告曰：「此萬信卿表伯，方自北方歸。他日，汝往表伯家問安。」信卿御眼鏡，見履和，去眼鏡，審視之而笑曰：「是爲汝之公子耶，是誠跨灶之兒矣。」信卿爲此語，是即報復其譏諷。信卿復就坐，與履和談，談又良久。

閱數日，信卿郵寄一書，與履和父，曰：「某月某日，命履和來。」其父傳示履和，履和及期而往。信卿大喜，留之飲，飲且微醉，忽聞簾櫳，回首，則一摩登女子，盈盈含笑。急起立，而信卿已爲二人致介紹之詞曰：「汝等表兄妹也，表兄郝履和而表妹萬蕪君也。」履和搖扇，扇動，香氣益濃郁。頃微醉，以酒，今則又醉，以香氣。蕪君就坐，坐鄰於履和，其他與飲者，竊竊私議，履和竊聽之，皆謂試一對璧人也。久之，席散，他客去，蕪君亦入內室。信卿問履和家况甚詳，履和答曰：「我數年來就讀於學校，耗家產之一部；家父又以與鄰人爭訟公庭，則耗家產之大部矣，是以不甚寬裕。」信卿笑曰：「我固知不甚寬裕也，前來汝家，一望而知之。」履和欲去，信卿與以五百金，曰：「勿言自何處來。」

履和歸，父問之，履和曰：「見表伯，又見表

妹他客則前此未嘗見者，君我飲酒耳，他無所事。」履和潛以數十金置父遺遺錢之匣中，父欲用錢，啓扉訝其多，既而笑曰：「此固屬諸我着也，我偶然忘耳。」後數日，履和盡以信卿所贈金置匣中，父以爲得神助。履和念信卿善我，當時以子侄禮往朝之。每去，必與蕪君遇，信卿又必贈金，其後贈金由蕪君爲之，履和不受，蕪君曰：「吾父與汝，則受之，我與汝，則不受。何故。」履和乃稱謝而受之，歸則又以置之匣中，屢作聲，其父覺。以爲履和竊其金，呵斥不稍恕，迨檢視數目，則逾於原有之數且數倍。乃知履和非竊錢者，實置錢者也。履和知不可隱，告以數月來受萬氏錢已爲若干。

其父驚奇，曰：「萬信卿與汝金，何意？」履和曰：「兒測表伯意，殆欲以表妹蕪君偶兒。蓋兒微聞彼家親友相語，是誠一璧人也，又嘗聞彼家婢媼相語，此爲吾家未來之嬌客。」其父招母，母來，相與談論，謂勿遽揭破此謎，令履和不時往朝信卿，令蕪君與履和數數遇，則不啻爲財源。履和咄咄，甚父問之，履和曰：「蕪君誠善兒，知吾家境况不佳，則予兒以經濟上之扶助，然兒更有一女友，先與之訂密誓，克非彼不娶，而彼亦非兒不嫁。」父母皆詫甚，問是爲何人，履和曰：「交大同學也。姓鄭氏，名寒英，亦富家女，願雖爲富家女而

經濟權，不捨於其手中，向父乞錢，乞一百，往往得三五十。彼與我同學三年即已爲友三年，去年我方與彼訂密約，時在表伯歸來之前數月也。

父與母，赴万家視蕭君，蕭君以善履和故，乃愛及其父母，父母歸，詔履和曰：「蕭君不惟爲富家女抑亦富家女，娶之，於吾家前途大有裨益，幸汝之棄鄭氏女而與蕭君誓白首也。」履和曰：「非敢違父母之命，實與寒英有約於死，不可違約於後。兒之意，於蕭君則虛與委蛇，於寒英則遍通行婚禮。」父母曰：「如是善善。」然履和之意，以爲不久蕭君或將提出訂婚之請，我伴諾之而不踐諾言，彼將視爲無誠意，如是蕭君或將與他人談親密。又一年，履和畢業，於是鄭寒英語履和曰：「向謂待畢業時，吾儕將有所表示於親友，今何如矣。」履和曰：「可。」履和歸，經信卿家，入謁信卿信卿曰：「人皆知吾女將爲汝家婦，我率以待履和畢業爲詞，今汝畢業矣，巧汝父女來，吾儕以舊姻而聯新特，固無需乎媒妁。」履和曰：「諾」，「已可矣。」已諾矣，歸時，撮指筆細察嘆曰：「我知必有此一日也，爲之奈何。」歸而不以告父母，踰三月，履和以赴北平聞，蓋北平有友，友來函招之往，然寒英與蕭君知其往北平而已，不知往北平之真因之爲何。今踰履和赴北平之始已三年矣。

## 女作家羣像

王易菴

### 蕭紅

蕭紅女士是吉林人，原名叫張運瑩，是哈爾濱市上第一中學的學生。他們校裏出了很多的運動家，但成爲作家的，卻只有她一人。

她從小就在父母之命媒妁之冑的公式下，嫁了一位少爺式的丈夫，他們的意見是很不一致的，當她以「悄吟」的筆名開始在哈爾濱國際協報上發表她的處女作時，她終於和她的丈夫離婚了，穿了她的男人的舊洋服褲子，破了兩隻破皮鞋，流浪在哈爾濱的街頭，彷徨着，不知往何處去好。

一個孤獨的少女，要自謀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爲時不久，她終至潦倒在哈爾濱的東方飯店裏，餓着肚皮寫下她的私生活來，道出了女作家們所不敢道的話，因此引起了一位流浪青年劉三郎——即蕭軍——的注意，接連去訪問了她兩次，彼此談着文學上的問題，互相欽佩着各人的作風，於是這兩位同命運的青年，便一見如故，竟在十三小時的短促的過程中，履行了男女間結合應有的一切手續了。在他們兩人合著的「跋涉」一文中，除了記錄他們艱苦的生活外，這一段十三小時的戀愛史，也被包括在內。

但據另一說，則蕭軍與蕭紅，在未同居前，原是東北大學的同學，因爲彼此的人生目標相同，才結合成家室的。這兩說到底以那一說比較可信，我們局外人却不得而知了。

蕭紅和蕭軍結合以後，曾一處在哈爾濱當過中學教師，後來因在北方存身不住，便開始南下，在青島和香港都流浪了一陣子，最後流浪到了上海，以「生死場」一書和她的丈夫蕭軍一同在文壇上博得了廣大的聲譽。

此後，她便以悄吟的筆名，繼續寫她的作品，先後完成的有「橋」和「南市街」二書，都收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裏面。

她還會演戲，以前他們夫妻倆在學校裏讀書時，就是一對從事舞台劇的運動者，據說她和蕭軍的結合，就是由話舞台劇而認識而成爲朋友的，她最擅長的是扮老太婆的角色。

戰事發生後，她就和蕭軍一同離港赴重慶，蕭軍待她很苛酷，常常加以鞭撻，還說：「女子非打不可」。蕭紅因爲受不住虐待，不得不離開重慶，流浪到香港去，在香港，他又和另一位東北小說作家端木蕻良結合同居。太平洋戰事起後，她因患了很重的肺病，死於香港，她的死况是很可悲的，斷以會有一篇文章紀念她，對她的死，深表悼惜之意。

# 脂粉廝

酒保說到這裏，那少年點點頭道：「怪不得我剛才來的時候，官道上冷冷清清地難得有入遇見，原來新出了盜案哩。胭脂盜三個字我路上也聽人談起，却不知究竟怎樣的厲害，連那保鏢的也敵不過他們嗎？」酒保道：「梁先生，我索性告訴你吧，你不知道這胭脂盜並不是男子漢大丈夫，而都是些婦人女子，其間尤多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一樣都有很好的本領，我方纔所說的「神臂弓」就是著名的胭脂盜。一般男子的武術，尙還不及伊哩，你相信我的話嗎？」少年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吃了一些菜，說道：「胭脂盜這三個字，香豔中帶着一些辣椒氣味，恐怖性質，別地方真沒有的。我今天大膽經過這裏，却沒有遇見胭脂盜，可說是我的僥倖呢，但我雖然不是江南人，却也學得一些劍術，胭脂盜若來，我也要和他們決一雌雄，不甘退避三舍的。」

說到此裏，哈哈大笑，那酒保門又要接口時，早聽外邊有婦人的聲音，喊道：「胡二，你怎的還不出來？」休要在裏面胡說八道，惑亂人心。辣醬雞已煮好了，快來拿去吧。」酒保一聽外邊呼喚聲，不敢怠慢，連忙回身跑出去了，一會兒便托了一大盆醬雞前來，辣油麻油拌着濃濃的醬，那雞的顏色半紅半黑，熱騰騰的真是特製的佳肴，酒保見壺中的酒已乾，便請客官可要添一斤嗎？少年點點頭，酒保便又去添上一斤份酒來，忽聽後面有胡琴的聲音，從風中傳送過來，少年的心不由一動。他知道外邊的旅店裏，常有私娼，可以供客人的娛樂，方纔因為這冷冷清清的一些生氣都沒有，自己也就不想着這件事了，莫非這裏也有什麼歌妓的嗎？他這樣一想，便昂起了頭，聽胡琴的聲音。酒保見少年聽到胡琴的聲音，便走近他的身邊，低聲問道：「梁先生，你一個兒獨酌不覺得寂寞嗎？」少年回頭道：「覺得怎樣？不覺得又怎樣？」酒保笑笑說：「梁先生，你若覺得寂寞時，我可以去喚一個小姑娘來陪你談談可好嗎？」少年口裏嚼着一塊雞，把頭顯晃着說道：「不錯，此刻

倒很需要的，不過你們此地的胭脂，我一路過來也看過了不少，都是些庸脂粉，野草閒花，那裏及得我們江南金粉，蘇州女子柔如水呢？如有姿色好的，你不妨代我喚來。倘若沒有時，也不必了。」酒保聽了少年的說話，不禁冷笑一聲道：「梁先生，你們江南人，地方好，當然不論男女都是俊美的多，可是你也不要過分自誇，自空一切，你以為北方沒有好女子嗎？好，我就去喚一個來，你若看得中時，請你多賞些碼頭之費，若中意時老大的耳巴子儘你打。」少年點點頭道：「很好。」那酒保就高興興的跑出去了，一會兒便聽裏邊胡琴的聲音已停止，接着外面聽得步履聲，門簾一掀，酒保已引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走進房來，跟着一陣香風，送入自己的鼻管，少年放下酒杯，向這位小姑娘仔細端詳時，見伊額上打着前劉海腦後梳着一條漆黑的大辮，茶着一段很長的大辮，把鴉蛋的臉兒，長長的柳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白白分明，睫毛很長，瓊鼻櫻唇，生得沒有一處不可人意兒，只不過那兩條柳眉太長了一些，似乎帶着一點殺氣，臉上施着脂粉兩頰的胭脂塗得很紅，身穿一件淡藍綢的夾褂子，月白色的長袴兒，加着足下窄窄的三寸弓

鞋，瘦不盈握，站在面前，果然靈動人，和以前所見的北地胭脂又覺得大不相同了。伊手裏還拿着一柄胡琴和一塊粉紅色的大手帕，對着少年凝眸一笑道：「客官從我來借酒嗎？」少年帶笑說道：「很好，很好，我一個人在此獨酌，甚感無聊，就請姑娘來陪我談談吧。」那酒保早已端一張凳子過來，恰和少年一折角。少年一擺手請小姑娘坐下，吩咐酒保添一付杯箸來，好讓小姑娘陪飲數杯，酒保忙去拿上一付筷子和一隻酒杯來，少年提了酒壺，便代伊斟酒。伊慌忙立起身來道謝，又拿起酒壺代少年斟個滿，然後低倒了頭坐下，酒保早退出去了。少年又對着小姑娘的粉臉瞧了一眼，然後問伊道：「小姑娘，你姓什麼？叫什麼，家裏在什麼地方？在這店裏接客可有幾時？你年齡很輕，大概還不久吧。」那小姑娘低低答道：「我姓秦，名喚玉燕，在這裏接客沒有多時呢？客官尊姓，可是梁嗎？還沒有請教大名。」少年答道：「不錯，我姓梁，名叫國器，是江南常州人。」玉燕帶笑道：「這裏難得有江南人到的，我一聽梁先生的模樣，一聽梁先生的聲音，便知道是江南人了。」梁國器笑笑說：「你們對於江南人覺得怎樣？也有好感嗎？」玉燕道



# 不如歸去

包天笑

## 第二章

現在丁陳兩家所去的地方，喚作雙橋鎮。雖說是一個鄉下地方，也是一個小小市鎮。

那地方一向都是種桑養蠶，在初夏的光陰中，也是十分熱鬧。蠶事既畢，他們便種田了，正合了古人詩句中的「蠶了蠶桑又種田」那旬子了。鄉村間男勸女儉，正是很好一個鄉鎮。

要是不逃難，住在城市中的，也不會到鄉下來。現在既到了鄉下來，那些青年人，只是在書本子上，讀到了田園風景的文字，此刻來賞觀一下，覺得很有興味。

尤其是陳士青與了淑君兩人，一路在船艙中，指點着沿岸的風景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當然陳士青比了淑君要多曉得一點。他是一個大學校的學生，常常各處亂跑。而且大學校裏有農場，有農科，關於農村的事，他們多少有點兒知識呀。

他們從城裏到這個雙橋鎮雖然不過二十幾里路，但是雇了那稱搖櫓的船，一棹一棹的搖着，也不能那麼快。從上午八點鐘上了船，一直到了下午四點鐘纔到。一路上也見了不少的船，都往鄉下搖，大概都是逃難去的吧？只看了他們船上裝載了許多的箱籠物件，便可以知道。

不但是船上，就是岸上吧，也看見有許多逃難的人，在那裏走着。他們的情形，自然更不如船上的人，他們自己挑着行李，有的還把孩子也挑在籃裏，他們是雇不船呀。

幸虧他們到雙橋鎮的一路，並非衝要之所，在路上也並沒有什麼障礙。也沒有什麼大爺在半路上截住，要想搭船，以及沿途搜查等等。倘然並非逃難，在這太湖流域之內，本來都是水鄉，雇了一條船，在郊外的河裏蕩蕩，看看岸上野草，豈不是很好？現在既然是逃難到鄉下來，心裏終不免有一點心事，不過兩位太太的心中是如此，他們青年人，元氣旺盛，倒也並不見得

有什麼心事呀。

一刻兒功夫，船已到了雙橋鎮。在他們停船的地方，離開陳太太的堂房大伯家裏却有半里之遙，半里之遙在鄉下地方不算什麼一回事，可以說一蹴而幾呀，等停好了船，陳太太就派他的大少爺，帶了一個船上人，先到他們家裏去通信。因為他們家裏有的是長工，可以派幾個來，一同搬取行李。

不到半小時，果然來了兩個長工，連同那邊的船上人，七手八腳的，把所有輪上的行李，一齊挑的挑，背的背，都幫着搬運。陳太太和丁太太兩人，也帶領着她的子女與僕婦，一同上岸。原來丁家除了太太外，有子女兩人，還有一個女傭人，還有兩個女傭人周媽。陳家除了太太外，有子女兩人，還有一個女傭人，媽。丁陳兩家的人數，都是四人，恰恰相等。

不過半里之遙的路程，一回兒也就走到了。

陳太太那位堂房大伯，名字喚作雲泉，年紀也有五十多歲了。他是一位鄉下土財主。他在鄉下有幾百畝田，租給人家耕種，自己收收租米。此外在鎮上還開了一家米行，就是他自己在那裏經理。

那個雙橋鎮，也是養蠶區域，在絲繭上市的當兒，他也臨時做一點生意。所以他雖然住在鄉下，很有些小小聲望，而且是一個活動份子。他與陳太太的丈夫，是堂房弟兄，他比陳太太的丈夫，年紀也約模大四五歲。

他們雖是堂房弟兄，感情却很好。因為陳雲泉從小父親早故，全是陳太太丈夫的父親，便是他的叔叔，照顧他一切，直到他足以自立為止。不過一方住在鄉下，一方住在城裏，他們也時相往還，時常鄉下送點田園裏的出品到城裏去，城裏也送點近乎洋貨之類的東西到鄉下去。

這一回，外面情形吃緊，城裏頭已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了。雙橋鎮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比較還安靜。凡是逃難的時候，都是這地方不安靜了，暫時避到較為安靜的地方去，到那地方也不安靜了，再避到別一處安靜地方去。現在陳雲泉知道城裏很吃緊，大家都在預備避難了，便叫人帶個信給陳太太：

「可安帶了姪兒姪女，到鄉下來避幾天？等平靜了，再回到城裏去不遲。」

自從陳太太的丈夫故世以後，陳雲泉偶然到城那來，也去望望他們。或者帶點鄉下土產品，送給他們。所以城鄉往來倒是不絕的。

這回陳雲泉寄信教陳太太到鄉下來，原是招待陳太太一家的，却不想陳太太竟似拔茅連茹一般，又抱了丁太太一家同來。而且事先也沒有來關照，說是有丁家了家，也一同要來的。那樣的來了一羣不速之客，這未免有些出

於此外呀。

在陳雲泉是個男人，究竟氣量要大一點，心中雖然如此想，面子上還是滿面堆笑的，說道：「歡迎！歡迎！」可是陳雲泉的夫人陳大媽，心裏便有些不自在了。

「因想：我們只教你們一家幾輩下來避難，因為你們是同族一筆寫不出兩個陳字。至於那一家，不過你們的鄉鄰，和我們是非親非故，你既抱了他們一團來，裏先又不關照，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呀！」

不過他們既已來了，難道可以拒絕他們，不許他們登門嗎？這就是叫做「既來之，則安之」了。不然，在陳太太面子上，未免也要有些過不去了。

在陳太太一方面，她也覺得很有理由。在逃難時世，那裏顧得到許多？只要有地方可逃，大家便可以逃去。況且人總有一個同情心，人家在苦難的時候，你這裏是安樂的地方，人家在你這裏裏裏躲一躲，你又何忍加以拒絕呢？只要他們不是歹人，何必一定要親族故舊？倘然真是個歹人，我也不會和他們一起來了。

至於說事先不會通知，那是時間上也來不及。逃難的事，說走就走，倘然要事先得了許可，方始一同前來，還事多們迂緩，不是因此要誤事嗎？還有一說，現在丁家到這裏來住幾天，也不是要教人家白招待的。譬如住了房子，可以出租錢，吃了飯，可以貼飯錢。丁太太是要面子的，她肯白住人家房子，白吃人家飯嗎？

不但是丁太太。陳太太，想就是我們到這裏來，雖然是頭頂一姓，都是陳家的子孫，但是我們也要「親兄弟明算賬」，我們也不要白叨擾你的。所以在陳太太的思想中，覺得先不關照他們，便帶了丁家的人來，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她因此一到了鄉下，便向陳雲泉介紹了。

「這位是我們的房東丁太太，那兩位是她的少爺和小姐。因為他們一時之間，也沒有走處，所以我約了他們一同來的。他們本來覺得似乎有些冒昧，不肯一同來，是我說了，逃難時世，不能再講什麼客氣了，因此我們便一同來的。」

「對的！對的！」陳雲泉連忙說道：「逃難時世，不能再講什麼客氣的，不過到鄉下來，未免怠慢一些。」

「真是對不起得很，驚擾府上呀。」丁太太趁勢說道：「我們只要一間屋子，我們三個了，連同了一個女傭人，大家任在一起就夠了。」

說到那裏，她教她的少爺，和陳老伯鞠一個躬。

「沒有關係。」陳雲泉道：「我們這裏，空屋子倒有好幾間。只是那兩間下房子，實在太簡陋了。和城裏的房子比起來，差得很遠。丁太太不嫌怠慢，只好暫時有屈住住。我去教他們打掃一下，還有床鋪等類，也要安排一下。」

陳雲泉倒很為殷勤，在他們的屋子後一進，却有三間。鄉下地方的屋子，很少樓房，以平屋占多數。本來這三間屋子，也是空着的，不過堆了些箱籠雜物等件。現在喚兩個長工來，把屋子裏的箱籠物件，出一出空，要好好打掃一下，因為屋子久沒有人住，門窗關閉，未免空氣不流通呀。

那些鄉下大人家，床鋪倒不愁沒有，不過是簡單點罷了。它那裏不備在都市間有什麼銅床鐵床，都是些木床。也有那種棕墊架子，再要簡單一點，用兩隻長凳，擱三塊木板，只在每天晚上可以睡人，也便算了。一回兒功夫，陳雲泉早已教人去安排好了。

原來這三間屋子，東西兩間裏，早已各有一張木床，原是他們預備的客房。此外有現成的棕墊架子，搭幾張床起來，也容易得很。陳雲泉預備這三間屋子，專門給陳丁兩位太太們居住。東西兩間，作了他們的臥房，中間的一間，作為他們兩家的起坐室。好在鄉下房子開間很大，中間一間是方磚地，東西兩間，却是鋪有地板。這三間房子，後面都有一個後軒，這後軒可以給傭人住的。但是後來陳士青出了主張，兩個女傭人住了一個後軒，其餘給他們兩家的少爺小姐做了寫字讀書的地方。

這樣的安排，總算是很好的了，本來是來逃難來的，要怎樣的求安適呢？除了床鋪以外，桌椅家具等類，也粗粗有了幾件。其餘如鋪卷及一切倒置的器具，都是他們從城裏帶來的，也可以說大改整。住屋總算安定了，就是要說到飯食問題。

丁太太的真忠，不如自開伙食，橫豎各人都帶有女傭人，可以自己燒飯。但是陳雲泉却是教他們不要自開伙食，每日三餐，由他那裏供給。因為陳雲泉從前得過他的叔叔恩惠，就是陳太太的公公，好像是要報答一般，因此要供給他們。但是丁太太推我却不肯呀！我不過是陳太太的房東，和她同居，大家說的投機，所以跟了同來，怎麼可以白接他們的呢？

後來經太太的勸告，說道：

「我們當然要貼錢給他們的，也倘然不收，我們再作計較。好在這亂事也不久就可以平謐了，我們至多在這裏住兩三個月，便要回去。他不收錢，我們送他東西也好。」

陳太太這樣說了，丁先生便暫時住下去了。

（本章完）

# 編後語

本刊第二度和愛護的讀者相見了。

一週的時間尤其過去得快，好像一轉瞬之間，這一個不像樣的東西又呈現在君目前，我們不自掩諱，不像樣的地方是很多的，譬如初生的嬰孩，只有一週歲，可感謝的是各方面的友誼及先進熱忱地伸出提攜之手，左提右攜，使本刊漸趨于充實。

我們可以自慰而告慰讀者的，是本刊保持着創刊號的風格，沒有「再鼓而衰」，自然從原來的風格出發，我們是怎樣希冀着添上時間的光輝。這一次，有幾篇新作得提出報告讀者的，木公先生的「自來水泉鹹的」，並不是空泛的科學，木公先生因最近的民間發現與疑傳，才有這發揮，和儘在陳套上打轉的科學之談不同。楊樹文先生的「老教授」，是散文，也可作小說觀，這一類美妙動人的抒情而是切實的演述，想讀者一定歡迎的。未名先生來參加一篇「藝苑見聞記」，記門背後的畫家吳待秋，和鄭逸梅先生的海上新墨林「捉迷藏之狄平子」，都是頗難得到的珍聞，我們很歡迎如此類的稿子，不單是藝術方面，一切關於上海過去與現在的珍聞，我們懇徵待拜讀。介先生遙遠地從北平寄來名坤伶梁小鸞的劇照，還寫一篇「梁小鸞將演刺虎」惠光，我們十二分的感謝，大上海週刊歡迎大上海各部門的稿子，自然也歡迎外埠的通信，無論一鱗半爪，我們以「拱璧」看待。其他的文字，風格仍舊，寓意翻新，讀者日就領會吧！

當本刊創刊號出版時，實在因為太匆遽了，連徵稿簡章也沒有寫上，還得請各界原諒的，其實無所謂簡章，我們熱忱徵稿，但我們「簡」而至不「章」，取材有內容做標準，上面已經說過，只消是上海各部門的稿子，尤歡迎的是一切在上海過去與現在的珍聞，奉酬每千字自二十元至五十元，每週結算，須退還的請附郵。

最新型的  
每日  
讀物！

大報

## ！幅篇大擴！革改底澈

！見相者讀與態姿的新新以日一廿

四大特點

編制新穎

新聞迅速

內容充實

文字風趣

四大長篇  
名家傑作

●定報價目：每月四十三元  
上海大報社 江西路新亞大樓四〇六  
七八號電話一二一〇九

刊呈請宣傳部登記中

亞細亞  
大馬路  
院



大光明

高梨痕  
導演 銀壇 重

二月二十日起獻映

新

生

黃河 王丹鳳 主演

指示青年迷津

醉風月 小光陰 小灰  
生夢死 陰一 小灰  
誰忙 誰忙 誰忙

精神教育場

胡楓生死劫 舒適

岳楓 導演  
當年逃 亡作風 又現眼 前!

18.9.17 號 現

馬徐維邦 李麗華 呂玉堃 主演

秋海棠

舞台名劇

銀幕

羅湘綺深鋼候門 秋海棠飲痛情一場

南京圖書館藏